

T2511/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盱郡鄧元錫著

宋臣列傳

周必大

字子充

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吉州。因為廬陵人。父

死。鞠於母。母課之學。第進士。登制科。累中書舍人。繳駁

不避。曾覲龍大淵。遷知閣門事。不書黃帝。帝不從。爭之曰。

陛下於政府侍從。罷而罷。貶而貶。於二人獨為之遷就。

如此。何謂非私。帝怒曰。給舍為人。鼓扇易朕爾。太上時

何敢然。必大頓首曰。審如是。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

下也。請祠去。久之。提點福建刑獄。入對。請詔中外舉文

武才具籍之。為緩急使。權禮侍郎。國史脩撰。帝以在位久。治未效。為問。必大曰。陛下練兵圖恢復。而將數易。擇人官郡國。而守數易。臣所知婺州四年。五易守。平江四年。四易守。甚且如秀州。一年四易守。卽吏姦何繇察。民瘼何繇蘇乎。帝為憮然。張說簽書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正言王希呂。起居郎李衡。力論之。必大不草制。皆斥外。都人為四贊詩。美之。說露章薦濟。必大以為說。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濟就職。必大移疾去。久之。累更侍郎。兼直學士院。久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優恤。除禮尚書。進吏部。兼學士承旨。必大官翰院者六年。制命溫雅。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已參大政。必大曰。往宰執互相可否。曾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踵為故常。願申勅。惟小事不敢隱。則大事無繇蔽欺。帝深然之。久旱。帝念求直言。時相恐詔下州郡求賑貸。無以應。必大曰。上欲通下情。吾儕顧當阻隔之耶。立草詔行。有介中禁求為郎者。帝使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豈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則法壞矣。命下日。臣等自當執奏。帝喜曰。卿肯任怨如此耶。必大曰。此任職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辭。帝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數語而決。毋為辭。山陽舊屯軍八

千帥請減。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若今減而後增，敵將有言，且不得增減。是自撤衛也。得無減？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言：襄陽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也。留二千江陵，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曷若明揚？請令侍從及管軍官舉所知以聞。拜右相。言：今內外晏然，二紀正可懼，不可肆之時。當思經遠，毋紛更。秀州饑，乞減大軍總制錢，吏請勘。必大立蠲之。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言：今昔體異，持不可。金賀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又不可。請服縞素，就衰幄引見。思陵發引，攝太傅，封濟國公。贊內禪，拜左丞。

相許國公。光宗卽位，拜少保，益國公。爲中丞，何澹所訛。以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論不已，以少保奉祠。寧宗卽位，以少傅致仕。學禁作，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植私黨。降少保。後復少傅。卒，贈太師，謚曰文。

李衡，江都人。初入辟雍，從同舍生問程學，勸衡讀論語。自是雖博通羣書，壹以論語爲根本。登進士，授吳江主簿。部使怙勢爲侵刻，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去。知溧陽，專以誠意化民，召爲監察御史。知溫，發台三州，引年去。帝思其樸忠，召除侍御史。會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與右正言王希呂俱廷爭，失官。衡曰：與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請老。居崑山，結茅別墅，聚書萬卷，曰：樂菴。臨沒沐浴冠櫛，儵然逝。希呂失官，歸紹興，猶無家。

寓僧寺居焉。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第進士，累吏部員外郎。輪對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根本。熙寧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紛更之，諸路上供額增，祿符一倍。

崇寧額增率十數倍，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日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梗，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今茶引歸都茶場，鹽鈔歸推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綱運，皆不領於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有斛面有折變，有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願陛下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救民。又言：天下財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曰：御前軍政府不得知總領所曰：大軍錢糧版曹不得問。於是中外之勢分，欲寬民力，其道無繇，必使都統司之兵與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在轉運司無異，則內外為一體，而民力可寬。帝嘉納。時傳良浮沈州縣者久，鬚皓白，援據精博，議論該練。帝太息之曰：卿曩安在，何見之晚也。必有所著書，其以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遷秘書少監。光宗即位，得疾，章疏不時下。傳良以中舍上書言：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疾，今事積壅不下，姦檢乘之為利，而威福之柄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而禍亂作矣。帝乃稍視事，以不過重華宮，引裾爭寧宗。初，兼侍讀，以爭留朱侍講，熹削秘罷，後復官。卒，謚文節。傳良為學自三代秦漢而下，制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未貫而絲終之，其論治常

利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耻之心於君德內治，常欲內朝外廷為一體，倣成周之所為。盛者行於世，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宰龍泉，儀真，有善政，為監司，風紀肅然。他路豪犯法，有與援獄不得竟，移訊之。寘于理，守殿中侍御史，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繇人心未正而然。願察公私，辨義利，以彰明好惡，諸路荒政無實，請申飭監司守宰，去苛歛，寬民近習，韓侯嘗薦士，糾之。帝曰：昔楊得意為狗監，薦司馬相如，庸何傷。大經曰：即所薦得人，直一人馬而止。後聞彼其人得薦士，士無廉耻者爭趨之。士習壞矣。宦者董璉使淮甸，為暴酷，號董閹羅。紮之得鐫罷，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以秋旱，應詔言：州縣折絹帛，收米粟過贏，而關市推酷，禁日峻，則民貧。中外將帥出倖門，刻股削以償，則軍貧。軍民貧，則愁嘆嗟怨之聲仰于天。和今甲第名園，別墅列肆，所在而是，非受賂遺何自濟。欲願垂意人主之職，為治本。除禮尚書，兼侍讀。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移紹興。力請老去，壽八十。寧宗進正議大夫，降詔存問，賜銀奩藥茗，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

黃裳字叔，隆慶普城人。第進士，累秘書郎。嘉王府翊善。

與羅黈彭龜年俱作八圖以獻。上規太極三才本性。中陳皇帝王伯旁綜天文地理九流。下次百官而約之於心。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何學。王舉以對。壽皇曰。無已多乎。王曰。講官訓釋明備。心好之。不知其多。壽皇悅。已入侍。為帝誦酒誥。問之曰。黃翊善教也。光宗亦喜。勞勉裳裳。又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思祖宗境土。半陷異域。規恢復。諸剴至如此。遷起居舍人。廣上意。言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曰勝心。曰忿心。事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之謂私心。私心生。以諫者為忤。而求以勝之。曰勝心。勝心生。以諫者為讎。而求以遂之。曰忿心。忿心生。黜陟用舍。謬而國亂矣。試中書舍人。會上久不朝。重華宮裳挽裾諫不聽。疏言臣之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三諫不聽。是待制可廢。不問安不視疾。天經大義已失。是勸講可廢。陛下不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翊皇子於善。因出關待罪。嘉王卽位。改禮尚書兼侍讀。力疾謝。勸上以有始有卒。光大業。比疾革。帝遣使視疾。手疏言。日者大除授。而政府不知。聞之憂悸。而疾劇。遂卒。帝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為人端純。篤孝友。推賢樂善。嘗勸講。稱旨。帝勞之曰。於今問學。無卿比者矣。

之曰勝心。勝心生。以諫者為讎。而求以遂之。曰忿心。忿心生。黜陟用舍。謬而國亂矣。試中書舍人。會上久不朝。重華宮裳挽裾諫不聽。疏言臣之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三諫不聽。是待制可廢。不問安不視疾。天經大義已失。是勸講可廢。陛下不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翊皇子於善。因出關待罪。嘉王卽位。改禮尚書兼侍讀。力疾謝。勸上以有始有卒。光大業。比疾革。帝遣使視疾。手疏言。日者大除授。而政府不知。聞之憂悸。而疾劇。遂卒。帝聞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為人端純。篤孝友。推賢樂善。嘗勸講。稱旨。帝勞之曰。於今問學。無卿比者矣。

裳曰臣何敢望朱熹熹學問四十年精詣無比若令勸講輔上於聖學天下幸甚熹以得召嘉定中謚忠文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舉進士官殿中侍御史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苛責其細小趨向果正雖小節出入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觀終歸於小人陳賈以靜江守入奏事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首劾道學之名詆正士儻召入非善類之福得不召守御史兼侍講言自秦檜罷三大帥而江東荆襄不復設制置宜置如舊而使武臣副之以糾劾奉祠寧宗即位召試給事中兼侍講韓侂胄請內交而卻大恨之會侍郎龜年以論侂胄補外而侂胄與內祠大中同中舍梅鑰繳奏言陛下龍飛眷理舊學延問無虛日大下仰望不三數月或死或斥獨龜年一人存今又以盡言得罪願垂念而斥侂胄祈其萌帝曰龜年除煥章已為優異若侂胄本無過可斥也大中復固爭不聽以救其祖儉駁汪義端補外尋以學禁落職屏居十二年或勸通侂胄書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侂胄向可倖而免侂胄誅召試吏尚書簽書密院事

贈資政殿學士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奮曰禦不可犯朱文公熹以為當於古人中求之

貞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舉進士為秘書正字光宗不過重華羣臣交爭以擇日為解安世言孝愛本天性陛下心當必有油然而勃然之時願即其時駕過往早往謂省暮往謂定何擇日為也遷較書即寧宗即位應詔言昔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其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重賦以制用而已今天下之費重而當省者其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當徐圖其當不忍省者陛下果於省而痛斷之則外廷官吏四方州縣將從風奔走之矣朱侍講予祠率館職上書留不報坐學禁廢開禧用兵起知鄂州淮漢師潰宣撫薛叔似以怯懦罷金圍德安諸將無統安世不俟命徑遣兵救之圍解當寧宗初

溫州徐誼子宜永嘉葉適則正有經世大慮簡州劉光祖德

簡有衛道至心臨江彭龜年子壽崇仁羅點春伯於啓

沃深力。具帝紀。坐學禁廢。仇胄欲大舉伐金。以適素主
恢復。召用之。適以爲今不審強弱之勢。驟興問罪之師。
欲變弱爲強。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
險至危之事也。而不虞其難。願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
戰。經營瀕淮沿漢諸郡。爲自固計。而後進取。可言。仇胄
欲藉適草詔動中外。命直學士院。以疾辭。除知建康制
置沿江軍。金犯建康。適謂士戰數衄。氣不振。不可以正
戰。募市井得少選。帳下願行者二百人。夜斫營。屢捷。而
行都稍安。時羽檄旁午。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
民以不擾。淮民被兵。以散不自保。適於墟落。依山水險。
爲堡塢四十有七。合尾連絡。創石跋。定山瓜步三大堡。
以屏蔽采石。圍靖安東陽堡二千家。爲軍習戰射。而制
司別募死士千人。專劫砦焚糧。江防翼然。會仇胄誅中
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斥奉祠。然恢復本適所素
守。又每言審而後發。非顧附侂冑也。乃責人終無已矣。
卒謚忠定龜年心術正大。議論簡直。晚於維學益深。幾微不
見顏面。點不爲矯異。而端亮有守。義利之辨較如方熹
奉祠時。龍泉孫逢吉。以吏侍郎直日講。講詩權輿。權輿
者。詩以刺康公。與賢者無終也。逢吉援以爲喻。論甚苦。
及龜年出補郡。逢吉入疏言。道德崇重。陛下所禮敬。莫

如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傾信。莫如龜年。今皆以侂胄廢。臣恐賢者無固志。而陛下將獨庸鄙儉薄之人與居也。亦奉祠去。

辛棄疾字幼安。齊州歷城人。金亮死。取京起山東。遣棄疾表自歸。召見。狀魁岸如青兕。語慷慨。帝注視久之。目以爲將帥幹也。授承務郎。奉天平節使。知東平府。告即賜京。比還東。則叛帥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矣。棄疾聞。太息流涕曰。必復讎。自統制以數騎從。徑走金營。縛之。安國進方與金將飲而樂。棄疾即衆中禽之。衆莫測所自來。相視貽愕。莫敢動。已起鬪。則格殺數十人。得以來。俘行在。誅之。乾道中。判建康。召對延和殿。退作九議。弁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理逆順。勢消長。及技擊長短。地形要害。甚具。遷司農主簿。知滁州。除羅兵。并邑凋殘。棄疾寬征賦。招流散。教民兵。開屯營。劾貪。枕樓繁。雄館爲控扼。江北賴之。遷倉部郎。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有功。加秘閣修撰。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平湖湘盜。奏疏言。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之倫。皆能袒跣一呼。嘯聚千百。煩大兵。乃靖者。繇郡縣田野之民苦郡聚斂。苦縣科準。苦吏乞取。苦豪舉兼弁。無控愬故也。夫民爲邦本。毆使爲盜。已從而剗。濫之。其存者與幾。願申飭州縣。以忠養元。元爲意。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錯俗頑悍。而防守不設。度馬殷故壘。起砦柵。招馬步軍爲屯。樞府以爲費。數沮撓其事。至降御前金字牌罷之。棄疾入受詔。出督役。期一月成。砦柵始開。陳本末。繪圖上。帝意釋然。方劾若時。秋霖者。彌月。所司言。瓦不易造。棄疾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具矣。令廂官自官舍。神祠。下至民家。各取溝。瓦二而具。自是湖南成雄鎮。爲江上諸軍冠。加右文殿修撰。知隆興。撫江西。歲大饑。榜通衢曰。閉糶者配。疆糶者斬。盡出公家官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運糶。期日於江上。發糶。於是粟連檣。至。直頓減。民賴以濟。信州守乞糶。幕屬不可。棄疾曰。均吾赤子也。以米舟十之三。界之。帝聞嘉歎。進一官。入見。言金必亾。可乘。臺論以爲附侂胄啓釁。落職奉祠。然棄疾憤國讎。其素心策金亾。固其蚤見。非附侂胄也。久之。起福建提刑。召見。加安撫使。知福州。棄疾念福州枕大海。爲賊淵。上四郡民頑。曠易亂。務鎮以安靜。未期歲。積錢至五十萬緡。榜日備安庫。會閩中連

檢以備安錢糴之得米二萬石。又造萬鎧。招強壯補軍。又以太臺臣王蘭劾落職奉祠。棄疾豪尚氣。誼大理丞。與交如死。無以斂棄。疾歎曰。身列卿而貧若此。廉士也。夫厚賻之與。朱熹厚善。熹歿。學禁嚴。門生故舊無至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悲壯激烈。卒贈四官。咸淳間。史館較勘。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倪思

字正甫

胡州歸安人。舉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中

書舍人。光宗制於后。久不朝。重華思以直學士侍講。及春秋姜氏會齊侯于濼。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所為不齊者。繇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失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如漢呂氏。唐武韋。幾至於亂。帝為先色。寧宗時。召試禮侍郎。時赴召者未引對。必先謁倪胄。而倪胄又以書先之。思不詣。

入見。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諫。雖膠庠之士。亦恐以去籍。諭以呈藁。則誰為披肝膽。而冒威嚴者。頃北伐之舉。士大夫頌言。其不可者。僅一二。而匍匐列拜於權門者。稱門生不足。稱恩主。甚且稱恩父。將國家何賴焉。既退。見倪胄。謂之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倪胄問何也。思曰。公堂中割斷如流。此明有餘。為師蘇且簧鼓興兵。啓國釁。此聰不足也。倪胄悚然。奉祠去。倪胄誅。召權兵尚書侍讀。入對言。今大權有歸。而人望未厭者。以樞臣兼宮賓用事。而宰執不與也。夫奏擬除目。當政府同之。比專聽倪胄。編

已。今樞臣復獨班進擬。蹈往轍。願遠嫌昵。昭大公。日彌遠也。彌遠大恨之。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彌遠拜右相。舍人陳晦草制。有昆命元龜之語。思曰。董賢為大司馬。冊蕭咸大息。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則舜禹揖遜文也。思懼之矣。鑄職卒。謚文節。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游。舉進士。廷對言。近罷拾遺補闕。有拒諫之意。厭薄道學。有傷善之心。已直切如此。為國子錄。請過重華宮。寧宗初。論內降學禁起。謫奉祠。久之。遷度支郎。佐胄隸人蘇師旦。已建節。介與省郎詣政府。遇之。衆踰階揖。介不顧。劾奉祠。侂冑誅。累國子祭酒。以不用。本洪範。僭恒。賜若之意。應詔言。下謀上。夷犯華。近習于政。小人問君子。皆謂僭。一僭足異。况兼而有之哉。漢法以災異策免丞相。史彌遠以母舉起柄政。乞令終器。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陞太子諭德。太子索館中圖畫。欲張燈設樂。皆諫止。權中書舍

人有繳駁。丞相召語之曰。此中宮意也。盍聽諸。介正色曰。宰相逢宮闈意。給舍奉宰相意。紀綱盡矣。不敢。吏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疏言。陛下更化三年。而以言事得過。去者五人矣。謂倪思。傅伯成。蔡幼學。鄒應龍。與奕也。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此媚疾妨賢。陛下獨不為孤立憂乎。以右文殿修撰補外。卒。贈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曹彥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從朱侍講游。舉進士。攝守漢陽。金入寇。敗去。進秩知漢陽。徙潭州。時羣盜起湖南。朝議招彥約言。今不先討捕。而議招。國無威矣。若盜中設疑。而辭款我。義不得不撤兵。兵撤而難不解。且柰何。趣進師。復桂陽。盜懼。請相圖以自効。錄賞格報之。盜遂解散。久之。為利路轉運。判知利州。時蜀諸司並列。權不一。而事紛。獻議曰。古之臨邊者。求賢將。而盡付之兵。將勢尊。則體重。兵權專。則令一。今雖名登用。又以人參之。雖付事權。又從中繫維之。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過矣。昔秦隴民以忠實健戰聞天下。令領帥者。權重。務約財。省費。簡練忠義民兵。撫摩之。遲以歲月。漸之禮義。蜀可復完。時不能用。理宗即位。累兵尚書。卒。謚文簡。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舉進士家與秦檜有世好不
 自通嘗辟魏杞幕下杞當國恐貧需次不干也知徽州
 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抑退抱所輸立東表下有
 冤抑欲自言立西表下立省之吏不能措手鄰州爭訟
 詣就決秩滿邦人挽留繇間道乃得去入對請類編隆
 興來寬恤詔令致行之又言戰士出萬死扞禦乃老而
 失餼至行丐于市可哀幸矜恤會大閱命添差兩任衣
 糧三軍鼓舞會樞屬關負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
 仁而令久為郎者乎遷簡正中書諸房公事有告枉叙
 復者執政持不可不聽權中書舍人言今名寬逋負實
 惠頑名赦罪繫實縱姦獨盡放天下五等戶以下丁度
 澤究於下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堤捍江新安樂
 坊養貧病移建寧歲饑發賑弛逋負代輸畸零繭稅有
 強糴殺人者會赦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為惡
 竟斃之移鎮江旱請緡錢發賑因饑民治古海鯨港作
 石閘丹徒境上時蓄泄以漕所存活數萬加寶文閣待
 制知福州饑民嘯聚部迂兵遮擊斬其渠奉祠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子卓靖介有質行當外制草李全禠爵詔
 淮人咸奮大廟災詔罪已讀者為感泄
 官簽書樞密院事卒不能喪諡清敏

王居安

字資道

台州黃巖人舉進士累太學博士遷右司

諫論侂冑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強姦險附

麗亂國經乞遠竄呂祖泰兄弟竝精忠當雪趙彥逾負

相汝愚不當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疏具有微知之

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崇政殿說書為諫官纔十有八

日而罷既供職奏曰祖宗時二史得直前奏事於經筵

力言之以越職奪官楊簡歎之曰吾道增重矣已知太

平州當邊據而歲儉多盜居安撫循震刷威惠竝行副

將劉佑以告密逮死獄誣服居安辨其冤或以黨逆為

疑居安曰今郡有無辜死者亦奚以守為乎竟白之桞

盜作將平。而江西帥欲招降爲功。民兵恚曰。作賊得官。吾輩捐軀壞產業。討之得禍耶。遂羣挺爲變。列城皆震。居安宣撫江西。劾主招者罷之。謂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君名武力。可以圖功。俊皇恐效死而靖。節制江池軍。賞厚罰信。將吏憚懾。設疑間。使賊相捕擊而盡。人尸祝之。召工侍郎。已奉祠。鹽盜起。居安以書諭汀守曰。汀土瘠。鹽何可盡禁。彼執旨惡以自贖。治貧惡可也。不聽。而盜作。命居安招捕盜。即引退。而守欲出不意爲功。進薄之。居安太息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拜疏歸。卒贈少保。

論曰。秦檜韓侂胄。以陰賊擅權。然茂貞也。於社稷罪鉤。而韓殺身殞世。禍慘烈特甚者。則好殺者殃也。而傅伯成。丘密之倫。獨稱早見矣。辛幼安果銳精敏。有古名將風。倪思。王介。曹彥約。侃侃獻忠。皆動中事會。謂邦之司直。非與。居安於兵事。未之學。於峒寇。必誅於汀盜。主招若翁張時用。然又何其閎達君子也。

董槐

字庭楹

濠州人。少廣穎豐頤。美鬚髯。喜言兵。自方諸

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大言自喜。狂生耳。槐乃自摧折。從朱門。輔廣學。第進士。累知江州。吏侵賦甚。下教曰。吾蒞州。而吏爲侵盜不止。必誅之。吏不敢肆。

因除民患害。弛利以利民。計軍實。常若寇至。禪將廬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然。歷廣西。運判提刑。獄定。交邕。入參大政。言事無所隱。不爲容。問糴民粟積邊。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省民願。垂意邦本。問邊事。對曰。先自強。拜右丞相。務弘大體。任人取故。舊在疏遠者。先擢。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疏三害。戚里不奉法。一執法吏擅威福。二皇城司不簡士。三願力除去。嫉者滋甚。爲丁大全所逐而罷。語見帝紀。家居講習不倦。用祀明堂。恩加封。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允謙。二卦。問夜如何。日夜

中遂逝。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崔與之。

字正子。

廣州人。繇太學舉。上第。知建昌新城。歲大

歉。有強發富民廩者。折手足以徇。而勸分有法。貧富安

之。開禧軍需擾天下。與之獨以公省錢應之。吏告以月

解不登。不顧也。和糴令下。以時直糴之。令民得自槩判

邕州守。武人苛衣。賜不時給。卒大謹。與之攝守。安輯之。

斬胥事者一人。而靖。知賓州。政清。授廣西提刑。行部。歷

州郡。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厓地產苦。蒼民

取葉代茗。歲征至五百緡。瓊女婦。以吉貝織衣衾。功苦。

官責歲貢。悉榜免。他罷行甚衆。瓊人疏其事。爲海上澄

浩錄。嶺去朝廷萬里。貪吏爲非法慘酷。與之疏十事。痛懲之。瓊人刻行。爲嶺海便民。榜金南遷汴。朝廷畏其迫。授直寶謨閣。主管淮東安撫司。權揚州。宣入見。勞遣。復之。至浚城濠。蒐士伍。因山林阻固。創五砦。圍忠義民居。之。楚州兵苦役叛。入射陽湖爲亂。給旗帖招之。衆歡呼。至。獨會事者匿不前。擊斬之。金入寇。相彌遠。遣與之書。令急和。與之曰。彼方得勢。而亟與之和。祇取辱耳。今山砦相望。民米麥畢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倚角。驅逐。勢必不害。况東海漣水爲我有。山東歸順爲我用。而議和必且攜其心。願安之。金果退。議罷。兩淮制置與之曰。制閩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故幾事無失。而淮完。罷制閩。則事事稟朝廷。將且以稽延誤事矣。且兩淮分峙。而無制閩。總其權。孰爲使。相救如左右手哉。得無罷。召爲秘書少監。民遮道流涕。與之辭。召命。欲度嶺南歸。而國有師命。乃造朝言邊聲可慮者非一。山東忠義不急處。必且有養虎遺患之憂。目李全也。擢工侍郎。成都亂。以煥章閣待制撫四川。知成都安丙卒。詔盡護全蜀師。丙撫蜀久。人士自東南來者。邇之不用也。與之至。推誠布公。兼用吳蜀士。協和戎帥。人大悅。時金虜困弊。歸正人闕帥不敢納。與之加爵賞。招徠之。鏤榜播諭。

歸附者踵至。而籍其精悍者隸兵。於是金上下疑阻。相屠戮。以至於亾。在鎮數年。寬征減賦。府庫充實。邊圉完固。蜀人肖其像。配張詠趙抃爲三賢祠。召爲禮尚書。以老辭不至。理宗親政。以御札特召爲吏尚書。又不至。會廣州摧鋒軍。以戍苦不撤。上功不報。遂作亂。長驅至廣州。與之時卧家。起登城諭告。叛兵望見。愕然曰。我公也。皆俯伏聽命。不敢攻。去攻端州。事聞。卽授廣東經畧安撫使。知廣州。與之卽家拜命。故陽卧。而潛檄列郡將討。捕之外無知者。已所調軍大集。乃大駭散。戮其渠降之。事平。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拜右相。皆力辭不至。有詔訪以政。力疾上書言。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天下旣拭目傾耳。望太平矣。然邪正雜揉。用舍迂錯。殆以正人爲迂濶。難集事。以忠言爲矯激。嫌近名。而任信不專。篤也。大臣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柄用。而相繼罷去。其敢諫之士。忠於爲國者。又言未脫口。而斥逐隨之。陛下將孰與爲理乎。臣聞獨斷以兼聽爲先。不兼聽而獨斷。未有不至於偏聽成亂者也。蓋謂之獨斷。必明於是。非邪正之實。胷中卓然有定。而邪間不能移。則兼聽其本也。如名爲獨斷。而宰相進擬。沮格不行。除命中出。宰相不知。則威令行於上。權柄移於下。而立政造命之地。

愈益輕矣。又言雷雹星變。京城大災。為上天警告。乞脩省。詔趣赴召。控辭至十有三疏。乃得請。卒。年八十二。封南海郡公。謚獻。與之領鄉郡。不受祿俸。餘皆均之親黨。晚出番禺。屹

然有大臣風節。人以為與唐張九齡齊名。異代云。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於潛人。闕學。與景緯以不及門為恨。葉味道語之曰。度正同門中第一人。也。蓋見諸錄。是往來味道正之間。學詣以精。舉進士。授江陰軍教授。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久之。知台州。以化民成俗為先務。曾取陳述古諭俗文。示諸邑。取孝經。庶人章為詩歌。使朝夕歌之。孚化諄切。有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平刑懲姦。豪橫斂迹。建社倉。六十六所。浚河道。九十里。奏蠲五邑坊河渡錢。疏乞歸。於赤城桐栢間采藥著書。理宗以崇政說書召。三辭不許。乃造朝。曾講易言聖人體元之要。惟在幾康。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又言惕厲祇懼。乃天心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先處於安樂。則

憂危及之。以星變條時弊甚悉。以直敷文閣。知嘉興。不赴。召侍講。三辭不許。權中書舍人。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室嗜欲之要在思。居處思敬。動作思禮。祭祀思誠。事親思孝。御一食思天下之饑者。服一衣思天下之寒者。念起而思隨之。則念消。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寡。志氣剛健。而致思以行之。則德性充實。而大業從之。進權禮侍。即有疾。謝醫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卒。贈四官。謚文安。

洪咨夔。字舜俞。臨安於潛人。舉進士。中制科。辟淮東幕府。

金犯六合。帥欲閉揚州門設守。咨夔曰。金人忌楚。擬其後。必不遽至。揚。不當先示弱。擾吾民。第當遠斥堠。精間諜。簡士馬。張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異時。帥從之。而

金果不至。知龍州。州歲貢金。科鑛戶甚急。咨夔知非其土產也。出官錢市以充。江油民歲戍邊。復苦饑饉。請漕

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曰。奈何祀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為秘書郎。史彌遠當國。應詔言。劉甚。父見其疏。草喜曰。吾能喫茄子飯。汝亟上。為李知孝梁成大所排。鑄二秩歸。彌遠死。帝親政。五日以禮部員外郎召擢侍御史。語具。帝紀中。京湖函金主骨來獻。相清之。欲侈其事。行慶賞。容夔言。第當告祠九廟。以函骨葬理寺足矣。今國與大敵鄰。如抱虎枕蛟。事變叵測。宜鑒崇宣端門受俘之失。不宜論功行慶。遺敵人笑。進權吏侍郎。三京之役。諫不行。乞祠。言臣備員臺諫。而不能止六月之師。義當去。况病久乎。宜去不允。兼給事中。言比徇私成俗。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而好營繕。昵近倖。護舊臣。猶若未能無繫累者。幸深省。又請建國本。請立濟王。後會史嵩之相。力求去而卒。詔贈賻。視執政贈兩官。

蔣重珍字良貴常州無錫人舉進士第一紹定初累較郎史彌遠以授立功柄國行都大重珍時應詔言昔周勃握璽授文帝而是夜帝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定策立宣帝明年即稽首歸政今陛下臨御八年矣進退人才興廢政事一關之丞相則是以下天下生靈宗廟社稷為輕而以一身富貴所從來為重也不惟上負天命亦豈先帝聖母及公卿百官所望於陛下者哉天降之災宗廟都城燔燬殆盡固將以譴告之也且臣之所為痛心者九廟至重祖宗至嚴不撤小塗大防於火之未至而丞相之華屋穹居則焦頭爛額迄全於火之既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而不知上矣帝讀之感動及彌遠死重珍慮君心縱而大權旁落也作為君難六歲上之召為秘書郎入對言昔之壅蔽主德者相也故臣得以大故詆權臣今昭明君德在陛下故臣敢以

責難望君父、疏警戒甚悉、而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關白、務積誠以悟主、每草奏必齋心盛服、將之、有密啓、則手書而削其草、遷著作、佐郎、三京議起、重珍以國力民心爭、不聽、而師郟、議復之、重珍言、若耻敗而必求勝、是忿兵也、忿兵者滅、且億兆生靈之命、詎可以忿怒用之、又言更化來、舊弊未去者、五事、徇私調停、遮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以輕易權刑侍郎、以疾請、贈卒、朝請大夫、謚忠文、

陳垣、字和仲、郵人也、少受周官學於劉著、居父喪、毀瘠、考古四禮行之家、已歎曰、此俗學不足學、事揚簡、受學鄉試、南省皆舉、官彌遠、以爲其甥也、欲優之、謝不應、都城火、應詔言闕失甚夥、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閣筆、朱端常死、請謚、垣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削、宜得惡謚、戒將來、請謚曰、榮厲、賈貴妃入宮、請去君側蠱媚、正主心、彌遠以好名督過之、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出通判嘉興、彌遠死、累浙西提刑、尉戴福倚相宗勉爲貪、垣至、福去、獲之、加墨狗于市、爲國子司業、諸生自相慶得師、後家居、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子蒙年十八、

上書論國事闕失、賈似道怒、以貪污、峨之、薄家、惟青、瓊、初、彌遠有從弟曰彌鞏、亦剛介、不阿、以兄子嵩之入相、勾、祠去、真德秀言、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淹抑、已仕、則爲其排逐、可謂嚼然不污矣、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宣化人、少孝敬、王母疾、公許不交、曉者數月、嘗痰沫以候疾、進糜、第進士、累太常博士、史嵩之相、臺諫謝方叔、王萬郭、磊卿皆相繼、徙官、公許言、今外難憑陵、國勢岌岌、而朝廷自爲弗靖、陽遷除而陰沮其言、是自伐也、知袁州、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學、風化大行、史嵩之罷起復、而相、范鐘、杜範、各遜避爲容、機務多壅、公許言、輔臣崇執謙退、避遠形迹、各相示以色、而不言、臣以爲過矣、夫事幾無窮、日月易邁、今最急者疆場之事、而帥才不蓄、一旦易置、卽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廢斥朋附之臺諫充之、使獲罪、清議者咸引領望復、非國之福、帝曰、善、鄭清之子士昌、以詔獄逮、清之力爲請、以中批復官、予內祠侍養、公許繳奏、言士昌焚慝、京都浩穰、易爲姦、今留之、恐重爲清之累、不若姑甄復、而寢內祠之命、權刑尚書、踞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有九人、時罷京學、散生徒、公許言、京師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絃誦寂寥、

使逢掖之士，棲棲道路，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士氣、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嗾言者論之，奪二官，知隆興卒。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使令，食無重味，一裘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而族姻貧窘者多，依之以居。時蘇吳李韶、西安徐霖、中江吳昌裔、金壇王遂、南豐陳宗禮，皆為建安青田之學，皆守正敢言。徐清叟杜範以諫斥，韶爭之，魏了翁罷督府，予祠，方爭之，出知漳州，召不至，教起入對，史嵩之遣人逆謂之曰：「天下事多矣，願毋以濟邸宮媪國木為言，韶不答，首跣言，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而恩獨不及於一枯齒，威斷時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而今獨不行於一老媪，小大之臣，積勞受爵，得廷於世，而世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者，獨不蚤計而豫定，臣伏憂之。」且言昔史墨有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言所繇來者漸也。陛下臨御日久，宜威福自己，無從其失，時浩彌遠，嵩之擅國秉三世矣，故目之，嵩之大憾曰：治春秋人下語最毒，兼侍讀三辭不許，時游似以人望相，然有牽制之者，韶奏請專任責成，擢翰林學士，嵩之復用，率同列力爭，命得寢，霖在館職，疏嵩之之奸，言今世所謂士大夫者，嵩之皆有以變化其心，而收攝之，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從之也，常於善類中擇其氣稟荏弱者，親任

其一、二以爲重，稍或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於是人土富貴之念未忘，妻妾宮室之私未泯者，皆靡然從之，而士習大壞。帝自署改官，霖辭曰：「何爲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爲官高自器，其平生是失其本心也。」出知撫州，改汀州，所至民思，昌裔從黃幹學，其蒞官所至興學，所攝官輒辭，其俸之半爲監察御史，與清叟範論事，無回避，都人作三諫詩多之，出知邵武軍，道浦城，遇邵武人避地者，即遺金爲歸資，至郡撫摩，創瘼，翦平兇孽，民以安遷。監察御史論相嵩之，以小黠爲大智，以近功爲遠畧，糾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三凶之罪，通于天，乞寘重刑，下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來正人，毋旁蹊曲徑引貪濁，拜殿中侍御史，累尚書，乞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後參大政，卒，贈盱江郡侯，謚文定。

論曰：宋南至寧理之世，亾徵見矣。夷考厥朝著，風采議論，立意矚然，不詭於盛世，斯何也？建安廣漢青田金華

之學。淪浹於人心。自天子迨於士庶。咸誦習焉。雖適不逢世。韓史賈秉國。道欲行末繇。而馳驅之軌範存焉。魯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思泄柳爲臣。而魯削滋甚。豈類是乎。嗚呼。道之不勝時久矣。

趙方。

字彥直

衡山人。父宏。慷慨有大志。以策見張魏公浚。

浚雅敬之。表右職不就。命子栻與定交。方遂從栻學。舉進士。授泰寧監教授。地陋甚。方擇可教語者。訓誘之。人感勵奮學。自是有登第者。知青陽縣。守史彌遠問政。對曰。催科不擾。乃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則刑罰中教化。從京湖帥辟知隨州。適蝗旱。徒步走四郊禱。一夕雨。蝗

盡。死時定和諸郡縣。武備寢弛。方獨招兵擇將。爲豫防。提舉京西常平。兼判轉運刑獄。時劉光祖以耆賢爲帥。方師事之。進秘閣脩撰。知江陵湖北荆門。有東西兩山。險。方築堡增戍。遏其衝。又增修三海八櫃爲阻固。權工侍郎。京湖制置使。知襄陽。時金困於元。憊甚。而易中國。責歲幣不時至。數犯邊。朝議未敢顯然絕之也。方大憤。一日夜半呼二子范葵。謂之曰。金吾讎。異時和已爲辱。况胡運已蹶。猶然甘困辱奉之乎。遂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議。遂定。申飭諸將。遏敵境上無使入。遣兵護民。速收穫。清野待虜。入犯輒斃。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

男。以顯謨閣直學士召。權刑尚書。得疾。命歸藩。病革。起
勞軍第功賞。日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諸將入卧
內。勉以徇國。胎書宰相。論疆場大計。是夕大星隕襄陽。
卒。贈太師。謚忠肅。方起儒生。帥邊者十年。以戰為守。合
軍民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整栗。令諸將入卧
必。今日可戰。嘗問經濟於劉清之。清之告以當留意人
才。故知名士如陳駭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若
扈再興孟宗政。皆起土豪任將。推誠擢用。能致其死力。
故是時淮蜀諸鎮。邊虜者咸毀。而京西完安。方之力也。

范葵。幼俱從父軍中。而葵尤果敢。遇敵輒深入。一日頗
將士賞不酬勞。一軍皆譁。葵覺之。立矯令曰。此朝廷賜

也。本司行別有資。其機敏善制事如此。金犯襄陽。兵猝
至。人情震陷。方帥范葵前戰。敗走之。又明年。金阻泚河。
以拒軍。合戰。又破之。金犯蘄州。范率兵走攻。唐鄧。或曰。
金在蘄黃。而急攻唐鄧。何也。范曰。吾撤襄陽之甲。救蘄
黃。而唐鄧躡吾後。敗道也。不若先唐鄧。以示有餘。唐鄧
拔。則吾圍自固。而蘄黃之師日老。可擊矣。於是引兵走
唐鄧。圍之。金旋師。背山分二軍。以待戰。范曰。此朝氣也。
不可擊。令軍中聞疊鼓聲。乃奮敵。未至十五步。輒動者。
斬父之。金下山。別將畢再興。遽衝之。却敵進。偏范軍。范
乃聲疊鼓。麾軍出。殊死鬪。葵率精騎橫衝之。金僵屍相
屬。相持至夜分。范曰。金雖却。而斂兵自固。先退者敗矣。
簡將士。俟明奮前薄之。呼聲震山谷。金乃大敗。降餘衆
數萬人。拔所掠子女萬口。得輜重山積。補葵承務郎。知
棗陽軍。范主安撫司。內機密。李全作亂。范時以提刑知
揚州。葵知滁州。決策討。誅全。端平初。議復三京。而入維
師。潰則其輕也。具帝紀。其後范守襄陽。以酈狎失士心。
而亂。奪職奉祠。葵參大政。撫江東。封冀國公。致仕。以功
名終。

高定子。字瞻叔。蒲江人。舉進士。調中江丞。父就養而疾。
定子不解衣而養者六旬。卒。毀骨立。外除。知夾江。歲侵。

寬推酷弛征貧民愬無所於糴定子曰若第持錢詣糶所乞糶家粟至矣乃發縣廩給諸富豪家俾以時價糶秋以糶金買粟輸之倉須使米溢於市鄰邑有爭田者訟不決却使者屬定子定子察知其偽券也質之日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若安所得元年二月券耶爭遂決徙縣州金破鳳州與元潰卒入文州殺守臣以叛劍南大震定子召僚吏羣胥戒之日潰卒饑志在得餉吾盡發州藏粟截諸司綱運為朝廷捍全蜀不可乎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立斬汝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米石錢五千命都監接納潰軍潰軍喜聽招然不肯釋甲定子令甲士張而待俄潰卒入定子坐堂上傳呼勞苦之皆拜諸將亦以次來謁定子慰薦問何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軍無主故耳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闕今捨攘何為將告敵且至公避諸定子曰我守臣也死則死於此公等將也何避敵敵至能戮力破敵甚善即不能死作忠義鬼逾牖下多矣命給犒如令卒以無事已敗將和彥威等剽州郡宣言知府何不去和太尉總兩戎司軍來駐此今至矣定子曰州非駐守地和太尉以兵來何為來昔有以待之已一幕客來為謬恭出彥威符請如命犒車察之一游士耳定子曰本州令所給者

漢軍 蘇招免罪之人耳今軍有都統奈何從潰軍求給乎使者語塞獨祈哀捐四十萬緡餉之彥威慙而去以功進三官直寶章閣時史彌遠誅韓侂胄專政矣入對言陛下今獨宜禮元勛弛其機務俾得完安而朝廷得更漸治化是兩得也聞者為吐舌後累司農卿入對言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宜速反李韶起杜範開不諱之路帝嚮納已參大政卒

牟子才字存安隆州井研人少受學于魏了翁已又從朱門李燔游舉進士從四川提舉辟不合拂衣去李心傳奉詔修高孝光寧四朝實錄請子才自助擢史館簡閣入對大稱旨將下殿復召語良久欲峻擢相嵩之媚之請外判吉州召為崇政殿說書禮侍即兼直舍人院右司李伯玉以論諫忤帝意降官逾年不行詞子才奮日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何久也即書行皆褒辭丞相諷更之不可賈似道海州之捷當制多戒敕語似道大不樂又言會蜀尾吳地方二萬里而惟賈似道李曾伯二人臨帥可為寒心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荆湖別立湖湘制置且相諸要害郡增戍屯為江防似道愈益怒曰是欲削吾權耳大銜之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至

郡首教民以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詩刻頌之問諸學
 為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干計蠲
 宿逋萬計召權工侍郎時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亂
 政而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禍記指目宦官宋臣大恨之
 嗾御史交章劾子才在郡貪帝疑之問安吉守吳子明
 子明日臣嘗至其家家四壁立詢經筵官衆觀望莫對
 戴慶炯進曰頗聞子才嘗繳吳聰制有諸帝曰然慶炯
 曰聰子明兄子今子明云然則公論所在雖私憾不廢
 也帝為釋然未幾大全敗宋臣逐諸詆誣者並斥召為
 禮侍郎時似道自謂再造功肆意逸樂子才入對言開
 慶時天下岌岌今復安不知天將去其疾使遂無後憂
 耶抑順適其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願陛下戒懷
 安之醜毒明閑暇之政刑取祖宗待士愛民祈天永命
 者循行之又言直言國家元氣今言及乘輿尚見優假
 事關廟廟忿怒立形此何可長也帝曰非卿不聞此言
 命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以田里苦疾聞帝為擢
 久之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執綬帝問漢唐人物占對甚
 悉兼直學士院先是傑直多以疾免子才始日直帝賜
 詩嘉獎每直輒召至內殿語多至夜分就賜酒果致佳
 卒子才事親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扶其柩葬安吉女第

在眉山披其家于兵致之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即
 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機趙鼎發劉黻家鉉翁後皆以
 忠顯沒家無餘資子謙大理少卿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舉進士累四川隨軍轉運使吳曦
 懷異志詣安撫使程松陳十可憂不省也曦反併松軍
 逐之僭號建官以丙為中大夫丞相史權都省事丙度
 不得脫乃陽受命而彌疾陰圖之監合川倉楊巨源者
 陰結客討賊丙延入卧內屏人語巨源太息者久之問
 何歎巨源曰曩僕聞安公天下義士也豈以公而其為
 逆賊丞相史耶丙泣曰此丙之志也恨無與同憂者天
 以君開丙丙其敢不聽巨源曰意決乎丙指天誓曰決
 久矣誠誅賊即死死忠也何恨巨源乃大喜曰非公不
 足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了此事與結約而退當是時興
 州將李好義好問亦結客討賊巨源喜與結約而好義
 願一見安長史以為信巨源曰事宜密不密者敗矣吾
 先為長史言來日令長史君問君先世以為信明日好
 義見丙丙廷揖之日鄉與卿尊人同僚揚省幹盛談卿
 才美喜甚且夕以職事相委矣於是謀遂決二月晦夜
 饗士受甲三月朔昧爽巨源手持詔乘馬稱朝使好義
 帥其徒四十人走曦寢寢門闢矣好義馳入大呼曰奉

詔誅反賊安長史為宣撫敢抗者族曦衛兵聞有詔皆棄挺走曦拒戶逸執斬之以曦首馳迂丙宣詔撫軍民而定曦僭位僅四十有三日於是丙乃函曦首及所受金詔印以進而陳矯制平賊便宜功賞狀自劾傳檄諸道分遣好義巨源等復階成西和州初韓侂胄聞曦變駭失措亟手書慰撫之宇文紹節曰母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乃手書與丙令討賊書未至而曦誅詔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與元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獎諭恩數視執政時方議和丙蒞蜀獨飭士勵兵宣聲威以新所復四州實蜀喉當防乃修仇池聚糧芻為西和守而成州黑谷兩谷咸宿兵其中距天水十里創白環堡與為犄角修黃牛堡築與趙秋防原屯砦控鳳州結關表義士月給糧繫尺籍令保田廬墳墓而勸耕以酒州都統司所統者十軍權太重請置副都統分其軍隸之進四川制置大使和議成丙遣僚吏經量洋西與元出定租稅金遷汴開輔豪傑欵塞附者甚衆丙以為此再閱告晉之時當興師應之朝議不可詔益修守備已丙遣官軍襲秦州而敗罷奉祠其後董居誼帥蜀失士心金人武休擣梁洋聶子述代而紅巾起為亂四川大震張方言丙勲望在蜀宜起之以已難賊亦宣言須安

相公宣撫乃定詔起丙安撫知興元丙上言臣受國恩義不敢辭難第事不任然則成功難誠任之諉作臣獨抱赤心莫白也於是詔許便宜行引李靖郭子儀不以老病讒甚自疑為比慰勉之竟平賊乃移治利州時關外雜買當用錢百萬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丙多方措置頗厲民憂人來乞師合攻金丙且奏且行而師敗會病卒贈少師謚忠定初揚巨源既自廷策誅曦丙奏功第一而獎諭詔不及僅得判疑丙蔽其功璿之趙彥呐以誅祿禱亦得判巨源恚曰殺祿禱與判殺吳曦顧亦獨與判耶啓謝丙求去而陰遣人懇其功於朝丙懼其為亂難制竟賊之好義平西和州欲乘勝取秦隴而宣撫司敕謹守故疆乃引還竟為降盜王喜所醜而斃詔贈巨源寶謨閣待制官二子贈好義簡較少保謚忠壯丙以疑問殺巨源忠義士為扼腕流涕云初好義舉事時與兄好問及子弟拜決于家祠且出謂妻馬氏曰日出無耗自為計無辱賊馬氏叱曰君為朝廷討賊何問家我不辱家門也馬氏母在側曰勉行矣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鬼何憾好義益慷慨行竟成功吳曦反時蜀人宋德之知閬州疾未赴事平乃往丙劾奪一官後朝廷疑丙擅蜀意叵測德之爭之曰方吳曦反時蜀

無安丙則朝廷無蜀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恨廢公議
忤彌遠意而罷丙聞之太息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
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
請昏焉不許論者賢之

余玠

字義夫

蘄州人少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客趙葵所

提兵援安豐冠軍已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
入對言今天下輕武甚矣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
豪一即戎衆輒以噲伍相詬病夫武事於天下何可一
日廢也况國威久削乎願陛下視文武為一體毋偏有
所重偏重國非國也帝以時危念欲重武事聞玠對大
喜又其人魁然壯夫也偉視之太息曰卿人物議論足
獨當一面以權兵侍郎宣諭四川陛辭帝慰勞曰朕以

全蜀委卿玠頓首曰臣當手挈全蜀還陛下願勿從中
御功可日月而冀帝愈益喜因遂授四川安撫制置使
先是蜀帥數更不得人蜀以益壤玠至思有以大振之
築招賢館于府之左供帳如帥居下令曰集思廣益武
侯之所以用蜀也有不鄙夷玠欲與共事者近自諸遠
者於郡縣自言郡縣禮遣玠請得身事之於是蜀士至
者相踵玠具賓接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厚遺謝遣播
州冉璉璞者兄弟也好讀書騎射隱居蠻中前後闡帥
辟召皆不至聞玠賢起曰可以出矣詣府謁玠素聞此
二人者名喜即倒屣出迎引上坐為上客居數月無所

言謝去。玠怪之。置酒宴餞。酒酣。坐客紛紛有陳論。璉兄弟相視。嗒然飲食而已。感以微言。亦不應。玠曰。是觀我遇之之禮。何如耳。明日。更爲闢別館。留二人者居。而使入潛規其所爲。二人者終無言。獨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玠愈益恠之。又旬日。請問。乃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盛矣。思所爲保全蜀者。畫冀少禪於高明。籌未熟。不敢請也。今敢請。明公得無意乎。玠躍然起。拜曰。此玠之夙夜所禱。祠而求也。顧計安從出。二人者前對曰。其徙合州城乎。玠驚喜。起執其手曰。此玠夙心。顧未得其地耳。先生何以命之。二人者曰。必釣魚山。

山俯瞰蜀口。於青居大獲雲頂。天生諸山相羅絡。可墜而守也。誠築砦。碁布星列。而徙合州治所。填其中。任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知先生非淺士也。先生謀玠。其敢自爲功。卽密疏以聞。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承務郎。權判州事。命下一府大驚。訟譁然。以爲不可。玠曰。城成。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諸君無預也。於是築青居大獲雲頂。天生十餘砦。皆塹山依泉。而釣魚山爲治所。屯兵聚糧。其中移金戍大獲。移沔戍青居。移興戍釣魚。備內水。移利戍雲頂。備外水。於是蜀口城砦壯甚。敵望之。岷嶮

通翼翼也。而誅潰將逋卒以肅軍。開屯田成都。蜀以富實。本玠招用此二人之力也。利都統王夔勇而殘。蜀吏民患苦之。前帥憚其兵彊莫敢詰。玠行部至嘉定。夔帥所部兵就謁。獨羸卒二百人。玠曰。聞都統兵精強舊矣。今不稱所聞何也。夔對曰。恐驚從者。不敢見。儻許之。敢見。玠曰。諾。語未卒。千人猝起。班聲如雷。江水起立。已合爲圓陣。旗幟精明。器械林立。陳沙上。彌望無一人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命吏班賞。雍裕如無人。夔退。謂人曰。儒生中顧有此人乎。太息者久之。已而玠盡得夔不法狀。欲誅之。召親將楊戩以微言感之。戩曰。侍郎以夔在蜀有威名。孰與吳氏。玠曰。不如也。戩曰。吳氏以百戰保蜀。傳四世。根本固矣。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逆。誅之如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其罪。縱兵殘民。奴視同列。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後禁。則難制也。玠喜曰。善。無以踰卿。乃夜召夔計事。而潛以戩代領其衆。夔離營。新將已持軍符單騎入軍矣。手軍符。以帥府旨指爲軍。軍愕眙相顧。已相率拜賀。夔至。立斬之。而軍安。玠薦戩爲文州刺史。所治蜀。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文炳按賓客。遴選守宰。脩學養士。輕徭寬民。薄征通商。已遂罷京浙之

餉散東南之戍。而蜀閬完安玠欲革軍帥舉自代之弊。而戎帥舉姚世安玠遣別將代不受也。屬丞相謝方叔家人子。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介以求方叔為與援。方叔因倡言玠失軍戎心。日毀短於帝。帝意頗疑之。世安聞益肆。與玠抗。玠鬱鬱不能難。會言者交劾。詔召還。暴卒。蜀人聞者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死。諸設施罷廢。而蜀遂不可復守矣。玠在蜀勞苦功高。然性頗奢汰。又久假便宜。不自嫌。而南宋士意忌多讒賊。故卒以得謗。既卒。簿財藉家。方叔既罷相。度宗立。以琴一鶴金丹。鑪一來。進賈似道諷言者論奪官。汪立信。六安州人。第進士。從帥趙葵辟充使司叅議。

官鄂州圍解。賈似道欲污蟻諸閫帥自為功。馬光祖帥荆湖。以燈宴沒錢三萬緡。為葵負。立信力爭之。曰。趙公功勤至矣。而公以非理捃拾之。他日公去。後來者效尤。則何如。光祖慙怒曰。吾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爾已。君異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立信直不為耳。果為之。誠不效。公所為。投劾去。累兵尚書。荆湖安撫。制置使。時襄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矣。似道冥為若不聞也者。而易之。立信移書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天之不假易也。從古而然矣。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惜分陰。以力事功之日也。而玩愒宴安。師師非度。百姓鬱鬱無告。以

欲折衝萬里。猶掩目而捕雀也。不已遠乎。爲今之計。其策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出之江十。以實外圍。今見兵約猶可七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爲屯。屯有守將。距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地。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遴選宗室親王。若忠良有幹畧大臣。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督之。得率然之勢。通千里爲指臂。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爲辭。取禮而歸之。輸歲幣以緩師。後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以規戰守。此中策也。二策不行。則天實

爲之。銜璧輿觀之禮。請備以從矣。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以立信一目眇。詬之曰。瞎賊。狂言敢爾。中以危法廢斥去。無何。元兵四逼。似道督軍江上。四顧無可用者。召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就健康募兵。立信受詔。卽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大息曰。不用公言。至於此。今當奈何。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獨去尋一片趙家地。爲死所爾。至健康。則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乃叩天太息。流涕被面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何恨。獨恨死無益於國。負國耳。率所部數千人。走高郵。欲控引淮泗。爲

後圖已聞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拊膺曰吾今日猶得
 死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
 子書屬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擊案者三
 以失聲後三日扼吭卒贈太元師入建康或惡立信於
 伯顏以二策及其死告請孥戮伯顏歎息者久之曰宋
 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
 曰忠臣之家也其將金明以其喪歸葬丹陽

論曰安長史以楊李合謀討曦不掩晨而定也乃緝其
 功不列又殺之何哉余制使當傾仄擾攘中開誠集思
 設阻固守國奠全蜀於完堵而卒困於讒汪招討設

防屯守之畫率然千里令用之可須臾無亾猶媚如如
 平日也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終踰絕險曾是不憶
 噫忮心之為禍烈也如此夫土名臣

始藝祖懲五季藩鎮之弊著令朝臣出知州縣躬召論
 所為治政者乃遣而詔侍從各保薦所知能牧愛者以
 充監司守歲糾舉所屬吏殿最以聞有善政賜璽書錢
 帛章服寵焉其犯贓者斤不叙深害者棄市太宗時蔣
 元振知白州政清秩滿民詣部使者請留任十有八年
 姚益恭知須城清白有方幹鞭箠不施任十年天子下
 詔褒嘉賜元振絹三十匹粟五十石賜益恭對衣銀帶

絹五十匹。已遣使廉察諸道長吏得蒞事公正惠愛在民者八人。降璽書獎勞。如異時。太常博士租庸使陳靖言。京東西千里多曠土。請擇通知民事者。行簡荒地募民耕。賜耕者室廬。牛犁種食。令州縣勸課。天子大善之。謂相端曰。朕欲復井田。未能也。靖策合朕意。召見賜食。下有司議行事。中沮語具土田志。神宗謂宰臣曰。祖宗以百戰得天下。州郡今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其慎所爲。選任之者。終宋代舉進士科。皆選授判簿尉。更歷筦庫。乃得令若守。嗚呼。重民也夫。

陳堯叟

字唐夫

閬州人。與弟堯佐。並舉進士。占對明辨。

宗顧左右。問誰與子也。對曰。是樓煩令省華子也。兄堯咨亦舉進士第一。帝喜。召省華爲太子中允。以能教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加意撫字。嶺南俗。病者不服藥。獨禱祈。堯叟刻集驗方布之。又以地蒸暑。爲鑿井植樹。以陰暘。十里爲置。置爲亭。民便之。先是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粟。泛海餉瓊州。多漂溺。海北岸有通角場地。直瓊。每風便。可一日達。而水與諸州通。堯叟因規度爲倉。困移諸州粟輸焉。而調瓊蛋戶狎水者。詣場受以灌輸。咸便安之。咸平中。詔諸課民種桑棗。堯叟言。所部州多山石。非桑棗土。土獨宜麻苧。歲三收其苗。一固其本。

可十年不衰。請以州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賦。制曰可。權東京留守。每裁剗。雖大辟亦止。面取狀決遣。獄無繫囚。真宗聞之。命重事。付理官叅鞫。堯佐遷判潮州。苦鱷魚爲民患。捕得。爲文告戮之。鱷患屏息。知壽州。歲饑。自爲糜食餓者。吏民間競勸出米。多全活。爲河東轉運。以地寒瘠。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語人曰。轉運征利之官。散財王政之首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河決滑州。躬暴露。晝夜督工。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殺其暴。又爲長堤護其外。滑人號堤曰陳公堤。知開封。以誠信御下。嘗曰。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奸。譬激水而欲其澄也。不可得已。吾平之自定。故事。元宵放燈。恐惡少因緣爲暴。先繫之獄。堯佐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肯爲惡耶。縱之去。數宵無一人犯法者。堯佐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然未嘗按黜一下吏。以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細。後丁用事。專威福。外補十五年。所親以久次勸少自貶。堯佐曰。惟久然後見吾守。謂敗。乃召入。天聖初。相夷簡請罷。帝問代者。夷簡曰。陛下必欲用英俊喜專之人。非臣所知。必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良苦。則無如陳堯佐者。遂得

相。然見謂不稱罷。

卒謚文惠。堯叟亦樞密使兼平章事。謚文忠。堯咨學士。歷武信。天平軍節

度。知河陽。謚康肅。

堯佐慈仁戒殺。器服敗。必隨補葺。曰。無使以

不完棄也。自號知餘子云。

張逸

字大隱

鄭州滎陽人。第進士。知鄧城。有治行。襄州守

謝泌薦之。設几案。置章其上。北面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真宗以其薦。改大理寺丞。已知長水。徙青神。貧不能自行。畱守王嗣宗假半歲奉資之。乃得行。至縣。興學廣教。而邑人士繼踵登科。邑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舟多覆。逸禱之。不踰旬。灘徙者五里。累兵部郎。知開封。有僧求內降。下免寺稅。逸執不聽。僧復請。仁宗曰。

有司守法。吾可撓之乎。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騶

長殺人。寇其貨。執道旁行者為盜。訊之。獄具。而逸至。訊之。殺人者守囚。逸異之。曰。囚色寃。守者氣索然。何也。鞠之。乃具伏。蜀人以為神。會歲旱。堰江水以溉。出公田租。減價糶民。以寬方饑。時民殺牛食者罪配流。逸言。民殺牛。活將死之命。與盜殺異。宜貸。往所為禁之者。懼牛死。廢耕。今小稔。請貸之。報可。丁未。幾卒。官民祠祀之。

李及

字幼幾

鄭州人。清介簡嚴。喜獎薦人善。知杭州。杭俗

輕靡。事宴遊。身儉約。帥先天大雪。出郊行。眾謂當置酒。召客也。及獨造逸士林逋家。清談竟日。而反。居官數年。

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購白樂天集以行。知河南。杜祁公。衍以提刑至。張宴會。具薄甚。會中貴人用事者。至留之。亦無加品。衍甚嗟歎之。至御史中丞卒。謚恭惠。

張綸字公信。汝陰人。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以討王均功。遷右侍禁。歷知鎮戎軍。除江淮發運副使。奉除鹽課。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其直。歲增課數十萬石。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石。開長蘆。西河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鑿鉅石。爲十礎。泄橫流。秦州捍海。舊堰壞。歲海濤。冒民田。綸表請修復。遂成堰百五十里。復遺戶三千。在江淮。見漕卒凍餒。推俸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民爲立生祠。拜乾州刺史。徙潁州卒。

李允則。

字垂。并州孟縣人也。

真宗時。以舉士安薦。知潭

州。州承馬氏暴斂。計丁口出絹。各地稅。潘美定湖南。計

屋輸絹。名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死猶輸。名枯

骨稅。以爲殃民也。奏蠲之。湖多山。田可藝種。而民情不

耕。乃下令州月所給馬芻輸本色。山田悉墾。湖南饑。請

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不可。允則曰。須奏必踰月

乃下。捐瘞多矣。復請。又不可。請以貲爲質。乃得發。募饑

民願隸軍籍者。得萬餘人。安撫陳堯叟。列治狀以聞。還

人對稱旨。連召對三日。帝曰。舉士安不謬。知人。遷洛苑

副使。知滄州。允則以滄爲虜衝。當豫防。濬浮陽湖。葺

營壘。令官舍民家。多穿井。人莫測也。頗見謂生事。未幾。

契丹入寇。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斲冰代砲。圍得解。

帝復召見。勞慰之。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自
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帝曰。卿爲我運籌畫可矣。
何必當矢石也。每下諸路勅。先允則省而後行。以安撫
使知雄州。契丹旣輸平。治城壘。脩阨塞。益設以爲通好。
久後益頽圯。患不可測也。事具邊防中。允則機穎。颺發。
而簡易無城府。間步出遇民可語者。輒命坐與語。故具
知閭里隱情。訟至無小人立斷。善撫士。具得其死力。盜
發。輒獲。人莫知其繇。身無兼衣。食無重肉。在河北二十
餘年。畫北事最夥。時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焉。

○陳希亮。

字公弼。

眉州人。幼孤好學。年十六。自請願

出從師學。兄富倨。不貴學。出息錢三十萬使治之。希亮
悉召于錢家。燔其券而去。業成歸。諭兄子其學。遂益舉
進士。知長沙。僧海印出入章獻太后家。與諸貴人通。恃
勢豪奪。捕寘法。一縣大聳。知鄂縣。巫言有緋衣三老出
行火。聚民爲禱祠。不者有火災。希亮禁之。竟不火。毀淫
祠數百區。勒巫還農者七十餘家。坐訊外戚奸盜事。如
法。以誣構廢。用富鄭公薦。知房州。盜党軍子作亂。房無
兵。希亮召宋城卒及部民。日夜簡習之。殿帥雷甲以兵
百十人徼盜。恣寇奪。民以爲盜也。走告盜入境。且至。希
亮直勒兵前阻水拒之。命持滿無發。士植立如偶人射。

西史土編
之不動。問之曰。房州兵也。問誰將。曰長官。乃下馬拜吐
實。希亮使捕盜。目贖盜平。党軍子亾去。供奉官捕盜所
嘗舍者。民何氏殺三人。尸之曰。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
捕下獄。得抵法。竟獲党軍子。華陰人張九元。西走夏。爲
元。吳謀臣。詔羈管其族百口於房。皆寒餓欲死。希亮曰。
元事虛實不可知。卽有之。爲逆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
賊耳。且又皆踈屬。無罪言之朝。釋之。老幼拜哭庭下。去
圖其形祀焉。遷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
一卽自劾。知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
作祕橋。無柱。水不激。以不敗。往來便之。詔賜縑。下其法

諸路。移滑州。提舉河北糶。爲都轉運使。所劾。廷辨之。帝
直希亮。使奪官。希亮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大
發卒築之。廬於所當決處。不去。吏民涕泣。更諫。堅不動。
而決塞。人比之王尊。盜起。死句。人洶洶。曹爲盜衝。仁宗
問執政。孰可守曹者。未對。帝曰。朕得之矣。以希亮守曹。
盜平。徙廬州。壽春。屯卒反。誅首謀。餘卒徙者。洶洶不自
安。令給侍左右。而靖入。判三司。部勾院。滎州十八井。歲
久。鹽澹竭。官責課如初。沒民產以償。希亮白。以予民。蠲
歲額鹽三十萬。爲京西轉運。石塘河役卒謀爲亂。希亮
覘知之。卽出行。道遇二十四人。詰之。卒也。各前訴所苦。

勞之口若等以自曾免。然必有曾事者。不得隱。捕斬之而定。移知鳳翔。于闐使人朝過秦州。為暴。希亮曰。虜使者為暴。皆譯者實教之。遣人持符告譯者曰。虜使入吾境。秋毫不如法者。斬汝矣。已竟無一人譯者。希亮清勤寡慾。不以色辭假人。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猾吏屏迹。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知平陽縣。鄰邑獄大囚數十人。逸入境。尚寬遣尉出捕。日盜不謂我能來。意方肆。今亟往。可禽也。必毋使得蔓。蔓滋。若已。又遣微巡兵躡而往。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治蠱藥。懸市中。索為蠱者窮治。宣予法。俗以大變。嘉祐中。以課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賦不足。議者請廢州。為邑。尚寬曰。土曠可闢。民散可招。徠何廢州。為乎。按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發。卒疏之。為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

又教民自為支渠。轉相灌。而四方來耕者雲集。尚寬計口分授。貸之錢。令買牛。以耕勸課。勞來比三年。榛莽為膏腴。增戶萬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上其事。天子下詔褒美。進秩賜金。王安石蘇軾作新田詩笑焉。從同宿一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較虐。為匿名書上。其事尚寬焚之。眾乃安。已而奏黜較。分士卒別隸。而靖尚寬去。唐數歲後。守中山。高賦繼之。廣勸課。修陂堰。田日加闢。詔准恩。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至司農卿卒。賜錢五十萬。

陳樞字慎之。湖州長興人。舉進士。尉番陽。令得盜五人。使為功。謝不受。令宜黃。名稱燁然。令旌德。旌德民歲輸米。無湖路。回遠多費。請輸錢便民。州有賦。調他縣。皆奉行。樞獨曰。非土產而賦之。民後將不堪。持不下。爭至十反。守憲語詆之。樞益爭。聽然後止。知譙縣。譙故輸麥。鄴陽倉。樞給直俾各得所。便其為吏。平易敦朴。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所罷。縣民絕橋閉戶。共留之。以間乃得去。最後知泉州。適歲凶。流民四集。樞築室庇之。饑者給食。病給醫藥。人忘其畜。使者蒐兵於閩。以成廣。樞建言。兵當行者。有父母年老若疾。無他子養者。可聽。

免為著令。於是積勞課十有五年不上矣。知福州曾鞏為請奏課。獎恬退。遷尚書都官郎。卒。官鞏銘其墓。程師孟字公闢。吳人。舉進士。提點夔路刑獄。瀘戎迫渝州。使治所。乃在萬州。遠有警。率使日。乃至師孟奏。徙渝渝以寧夔。部無常平。白請置倉。適歲凶。粟不足。振貸。即矯發他儲。佐之。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矣。竟發之。徙河東。晉多土山。旁接川谷。歲春夏大雨。水沃濁。可灌。師孟欲民錢。開渠堰。淤之。成良田。萬八千頃。以度支判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塌北。開以節水。并降。後以無患。遷轉運使。袁州盜作。州吏為盜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繫治之。盜立獲。以直昭文閣。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為東南最。徙廣州。州城為儂智高所毀。後郡守相謹言。土疏惡。不可城。一有警。民相視駭走。師孟築作之。交趾亂。廣願以全師。孟累經劇鎮。政簡嚴。罪非死者。一不以屬吏。發擿如神。得豪惡不逞者。痛懲艾之。福廣越皆立祠祀焉。

魯有開字元翰。參政。宗道從子也。蔭入官。知葦城。盜不入境。知雒山大。姓探官府短長。為負。莫敢難。繫治之。與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強。薦以為有循吏風。知金州。州有謀殺獄。坐當死者十八。有開曰。欲殺人。安所用多人。

謀子。訊之。果誣也。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安石問新法。有開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然竊恐其患在他日也。忤意。判杭州。知衛州。水溢。立發常平粟貸之。乃後奏。徙冀州。發卒增河隄。或以謂水未為敗。徒勞民。有開曰。豫備不虞。政之善物也。卒就隄。明年河決。水大至。以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視河。民遮道頌功。召為膳部郎。元祐中。歷知信陽。洛。時光化令葉康直。穀城令豐。復守冀。至官中大夫。卒。

平初。南宮令劉摯。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彌河朔三令。摯自有傳。而青州燕肅。知臨邛。削木為。廣民訟。有連逮者。書姓名。使白召。皆如期至。子度知陳。留年饑。盜作。勸分振之。而行保伍法。以察盜。饑而不害。頓丘趙延進者。守河中。歷梓相。青三州。徙鎮州。皆有治。

行及代鎮吏民數千守門借留詔許留一年改鄧州飛
蝗不入境於汴宋具以循良稱

薛季宣字士龍溫州永嘉人治程學令武昌武昌劇難治

連敗數令去季宣至甚少部使者難之季宣曰縣所為
難治者在下難而上不知操切之即愈益難耳知其難
願少寬得自效部使者喜許之乃以便利為廢置嚴而
不殘密而不碎金亮渝盟防守急縣鐵冶營田故碁布
而亾命姦人得出沒其間季宣修保伍法因地形為總
無蚤暮習射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
庭閱勞之總各以旗幟甲仗色為別以候望于取死者

輒予棺復家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相號召瞬息編百

里總首白事得徑入吏毋得預聞邑溝瀆不濞夏潦溢

溢在事者病之役夫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季宣

出坐通衢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

戒保伍具鈎繩梯缶暮夜索畢具速且整火不能災於

縣曰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三百

分里羅布之邑遂翼然大軍宿州縣客主不相能多闕

暴季宣曲盡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假借

之乃皆大服部內郡米輸邊民見調與親戚為死決季

宣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懽然陽應曰

西史綱目
卷之六十三
諾莫信也。既發隊伍。次舍準師行。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病初輕。所負劇。則盡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肅整如是。既知其爲武昌白丁也。相視歎息之。役罷行者千八百人。獨死一人。餘安全還。民懽若更生。以大理主簿行淮西。收淮北民營田。季宣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圩。於黃州故治立二十有二莊。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十共一牛。若犁鋤鍤鑿。六丁一犁。以田每甲鹿轆三。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廩其家。及新而後止。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自將命至還。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簡麥田之日多專。田事僅數月。而墾築治鑄斷削。皆受成於公。堅緻修整。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以謂耳目所未覩也。於是季宣乃言曰。吾營田。非直爲今日利也。合肥之汗。可以柵江保巢湖。黃州古邾地。可扼蔡衝。諸莊輯。則西道可屏也。其措意深遠如此。自程學興。而治道之精粗。統紀大備。高第弟子既盡。晚出或驚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而獨季宣之學爲有用也。

程迥

字可久

沙隨人。徙紹興。餘姚。登進士。爲饒州德興丞。

折獄多平恕存教化民饑府檄禁糶迴日力田者農米
 斗直九十五文以逼於稅賦而出糶非足禁也縣境無
 他貿易可得錢苟禁糶即輸官錢亦安從出乎今強者
 群聚脅持強糶毆傷人不問顧問出糶者非所以靖民
 為弛禁縣大水凶稻麥郡蠲租不全放迴力論之日唐
 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而夏稅役錢猶徵是
 猶用其二也調信州上饒止橫歛蠲逋索嘗曰令與吏
 所服食皆民膏血也不是思而橫歛為虐鬼神其舍諸
 迴居官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
 詞訟有一語解去者猾吏姦民皆感激悛悔欺詐以革

暇則賓禮賢士加意風教進子弟之秀者為陳說詩書

質疑問難權勢不得干以私祠廟非典祀不謁民有隱

德至行無間幽明必褒表以風其窮阨周之決獄訟上

官未懸悉迴反覆申辨不可奪朱文公熹稱其博聞至

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來學又多通於當世之務云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清江人舉進士主建德簿賦平訟息

丞萬安歲旱郡檄行視自徒步阡陌所蠲除具得實請

均境內地為八俾有粟者各振其鄉官主之饑以不害

發運使欲拘集州縣畸零賦為羨餘上供清之日是損

下益上而損也不聽判鄂州俗計利尚鬼家貧子壯則

出贅習爲當然。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尚火葬。清之力諭止之。權常州改衡州。時衡以軍興民重困。清之獨董督經賦。而寬其襍征。舊逋賦無預折勾。惟謹簿籍。吏乾沒峻繩之。節縮費用。直塞滲漏。以漸補復之。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佐經用。先是郡飾廚傳。悅監司。清之歎曰。今何時也。忍剝下奉。上乎。裁具而已。郡計漸裕。而民蘇。嘗作諭民書一編。言畏天積善。四民各勸。教以其職。諸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媾喪葬之類。咸具詞。皆意篤。郡人家有其書。非禮之訟。日爲衰息。月講燕諸生。與論學。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

之序。來者日衆。則創臨蒸精舍居之。凡學者治心治身治家國天下。皆本經義。開誘令確實可行。作朱陵書院。祠先賢其間。臺臣以勞民傷財劾罷。奉祠疾病。丞相周益公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曰。無慮。可澄遂卒。清之有至性。母不逮養。展手澤。輒涕泗交頤。從父兄貧者。皆迎養。從祖子死難。求遺骨歸葬。嘗序范仲淹義莊規。勸家大族衆者。隨力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訟。清之爲說。家人訟二卦。好古惕然。舍所訟。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王愈。婺州人。舉進士。知長沙。仁恕安靜。而綱目嚴整。繇民至庭。降意撫循。辯告之。里正故苦科率。民多隱避。步又操先後予奪。以爲市。久不決。而破產愈覩。第其丁產。局下。停年遠近。先期下聽。推擇當役者。以告民。以無訟。楚尚巫鬼。窮山中有叢祠。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爲闕。闕愈速。其首事者。法之撤廟。禁勿祠。而靖會與却使者。爭事不得。欲投劾去。或以行無資疑之。愈曰。吾來時。茶

已辨歸裝矣。會除知嚴州。先守張敬夫。政善民安。愈一循其故。惟謹。州故產蠶桑。而折錢民苦之。愈以為非任上意。請輸絲。郡無良田。多水旱饑。俟請報而賑。每無及。請先詔有司。州饑許移發粟。而以其直償之。諸姦民大駟。為貪賴。懲不貸。又距行都密邇。士大夫過嚴者。無虛日。愈不以形勢故。為低昂。故相與騰口。會上饒兵。謹從守信。實困之。愈申以紀律。柔以寬簡。而安。會歲饑。他郡就食者衆。乃方秋而糶。或尤其已。早愈日故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使富人儲粟者。無所牟大利。將糶自平。然官糶之直。視市糶。纔少損。又益致粟。粟多而有餘。民賴以濟。召對稱旨。除金部郎。崇政殿說書。對必移譽。為忌者側目。復轉徙於外。二十年而卒。

范應鈴。

字旂

隆興豐城人。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

茶陵溪峒間。盜甫平。喜亂。縣為訛言相恐。應鈴捕得其造言者治之。以遂靖。命弛租。而漕帥復徵。力爭。竟蠲之。民大悅。知崇仁。明約束。信期會。曉吏民。使知所趨避。罷。

鄉吏供需。較版籍。欺蔽發。擿如神明。將代。整治如始至。

歲抄。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

孝勸睦。以風民。於厚。知吉州峒。寇為亂。吉州屬邑。八七。

破兵。又舟車之會。但重兵。應鈴慨然。以練兵足食為先。

務。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差次罷行。或勸權酷。以佐。

費。應鈴曰。既不能理財。正辭。禁百姓羣飲。可誘之。而利。

其羸耶。贛叛卒賊主帥。應鈴以厚賞購捕。部使者劾輕。

得發罷。起廣西提刑。湖南轉運判。峒獠平。加直煥章閣。

請謝事。不允。再請。又不允。一日籍府庫。會簿書。已遂及。

家務僚屬。有以清心省事為言者。應鈴笑曰。平生學力。

正在今日僚屬愕然莫知所謂也客入整衣冠肅入言論如平時客退脩然逝應鈴開明磊落見義貞守不以利害得失動其心所至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庭無畱訟進脩潔繩臧吏同邑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理財乃似劉晏云

徐鹿卿從泉州守真德秀辟宰南安政善守疏其政勸列邑知建昌軍治行大孚被論去起為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糶及減抵當庫息出錢萬七丁緝于貧民提舉茶鹽罷浮糶經界地犯者就捕言我相府人也鹿卿日行法自貴近始論如法累禮侍郎卒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其歡心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云

汪綱

字仲舉

徽州黟人也隆補平陽令縣包溪峒蠻蛋為

其境綱遇以恩信無鄙夷心桂陽歲貢鑛三萬而平陽當三之二綱上言向銀鑛全發雖課已汰猶可應今竭矣轉求之他郡價倍蓰民困以得蠲界頭午橋二砦盤萬山門以饑故據之前後令未嘗敢一涉其境綱徑造砦呼砦官責不能防守狀除首惡八人發粟賑貧民以安徙知蘭溪決擿如神歲旱饑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不逮耳一切行之非所以安富厚俗也願假常平錢為糴本使循環迭糴以濟又巡行諸水利可興者勸浚築使人者得食力全活甚衆而歲以有秋被誣劾邑人走投甌直其事遷知高郵軍陞辭請

於揚楚二州各屯軍壯聲勢而以高郵爲家既至以高郵三面阻水爲湖澤輿區戎馬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天長乃無險因隨地經溝塹爲阻固而招水卒五千人造舟百艘列三砦戒非常時范文正所築堰障爲澗鹵毛澤民所置石礎䟽運河壞久矣綱具增修之加秩提舉淮東常平先是淮米過江有厲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又轉徙無歸年豐少蘇又重以苛禁自分畛域非爲民父母之意請下金陵糴三十萬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通淮東之運從之制置使訪備禦之宜綱爲言淮自古號財賦之海西有鐵冶東富魚稻利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自固誠合兩淮爲一家通兵財爲一體卽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州郡儲蓄足支十年今宜法先朝故事令商旅入粟近塞而請錢貨於京師守之以信則邊儲可豐州郡禁兵就糧州郡而使共力役緩急不復可倚宜擇上兵伉壯者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助之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

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計莫便於此淮東鹽醴半天下歲久滋弊負兩總司五十萬亭戶二十萬借撥又五十萬坐窳不支綱抉擿隱伏凡虛額詭出移那諸弊咸革課乃更羨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繕置楫辦庫備

鹽米之缺添置新竈五十餘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互
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廉。擢戶部郎總淮東軍馬財賦。以
疾請得直秘閣。知婺州旱。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盤旋
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惑衆。須臾雨大
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主管浙東安撫司公
事。兼提點刑獄。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淤
久不可舟浚之。復劄開江口。使淤不得入。甃塗達城者
十里。屬縣咸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故饒灌溉之
利。勢家率封植埂岸爲圩田。湖流東陲不得去。而稍多
則溢入邑。居田廬數爲敗。綱清治復之。於是招水軍置
甲仗以控海道。威重赫然。會歲旱。發粟蠲賦。捐瘠頓蘇。
權戶侍郎致仕卒。越人墮涕。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機
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
諄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小吏一言中理。慨
然止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刳斲不更。

冷應徵

字公定

隆興分寧人。舉進士。初調廬陵簿。卽以廉

明稱。旁他邑有訟。懇請部臺下求訊。知萬載。興學造士。
旌其通經勵行者。以勸歲歛。棄孩滿道。下令聽收養所。
棄者父母後不得復問。全活甚衆。景定中。知德慶府。前
守縱豪吏漁獵谿峒。獠遂挺起爲亂。應徵未入境。馳檄

撫諭獠感悟獨其渠爲危言提之未解散也應徵部銳士出不意入境擒其渠還農者千餘人乃請監司誅豪吏之激禍者以徇境內帖然初經畧使以德慶急度應徵必請師及是竟不勞一卒而定薦之朝屬縣租賦諉道阻不時至應徵予之期日首輸者減分後至者償所減民爭輸恐後不日而事竣應徵以民當劇變後畢力撫摩奏罷抑配鹽法等五事遷提舉常平兼轉運使劾守令貪橫不法者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主管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領漕庾如故五司叢劇應徵分時日釐務不擾不劾常日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內虛邊聲外急吾輩安得清談拱手以誤世爲乎陶士行下望之是吾師也尤重慎刑獄卽笞杖審慎未嘗以易心將之民懷思焉

黃震

字東發

慶元慈溪人舉進士調吳縣尉吳豪家告私

債輒屬尉多鞭死獄中震卻不爲理判廣德軍置田代社倉法見土田志郡守賈世蕃似道族孫也嫉震劾免起知撫州會歲饑震單車疾馳至坐傳舍召耆富畢集傳舍中爲勸而親爲粥食餓者秋成而後入府寺運使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更阻饑豈堪重困哉以官田三莊所應之請於朝旌諸救荒與勞者脩復朱文公祠

樹晏元獻里門。補刻儀禮。禁民俗浮競。課民種麥。郡以安。新城於光澤地相入。民隔嶺而處。歲忿鬪。至旅拒爲焚掠。震劾罷其邑。令貪無狀者。諭其民散去。定役法。興水利。廢陂堰。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人稱神明。被論罷奉祠。後召爲監察御史。爲內戚所尼。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福王與芮判紹興。詔兼府長史。震曰。制藩王驕。監司得察糾。今爲府長史。則其屬也。職豈可得舉哉。辭不拜。震剛介。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約。人有急。必賙。嘗言曰。非聖之書不觀。無益詩文不作。所著日抄一百卷。先經學。後著撰。卒門人私謚爲文潔先生。

胡頴。湖州湘潭人。性方正。惡言神異。舉進士。歷知平江。提浙西刑所。至喪淫祠數千區。知湖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畏事。敬之作來。諗堂奉其母居之。安撫廣東潮州。寺有大蛇。前後官潮者信奉之。不者輒死。徒頴至。命僧昇。蛇來。至大如柱。而黑載以闌檻。令之曰。爾有神。三日見變。恠去。過三日死矣。及期蠢然。遂殺之。毀寺。罪僧。頴正。直博聞。強記。在浙西。榮王府卒二人。出行劫。斬之。理宗召謂曰。卿嗜殺。頴曰。臣不敢屈陛下之法。負陛下。非敢嗜殺也。帝爲默然。

包恢。字宏父。建昌南城人。舉進士。累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民男女爭事之。恢立捕誅。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爲五王生日。靡金穀。傾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有一日而五子俱生者。卽有之。不祥。立禁之。提浙西刑。會海盜作。恢單車就道。討平之。進秘閣。修撰。知隆興。沈妖妓於水。化爲狐。民皆神之。都有母。愆子不孝者。逮子至。泣不言。後情得。乃其母孀居。與僧通。惡于諫。誣愆之也。恢責子。跣步不離。侍養之。僧無踪。至。母託言夫諱。入寺。飯僧。寘衣帛籠中。以歸。恢覘得。使人要諸途。置公廩。

使日僧死矣沈之江婦有姑死假其棺以歛不能償言之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就掩而瘞之歷任所至破豪猾姦吏治蠱獄課益鹽政聲赫然累簽書樞密院封南城縣侯恢事父孝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隸病革令無厚歛作書別親友而逝有光墮地贈少保謚文肅上循吏

論曰宋亦大一統史也乃所稱紀循吏壹何其眇耶又所紀多凌雜求其政無聞焉非以磨勘法冗吏不安其官徒無常然耶後又益輕外臺從官不稱若失職乃外補然耶又舊史起州縣稱善最而他日躋臚仕者不列則黃頴川龔渤海終冠於循良非耶大都宋循吏當以程純公晉城扶溝朱文公南康建州陸文安荆門爲稱首何也謂漸於化也業具訓傳中南渡建安廣漢諸游

從受學者往往布州郡多善政今旁采附焉善之乎純公記晉城令題名推言之也記曰圖民治於久長其紀綱教條必本之人情衷之天理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積久乃淳固而不遷雖聖賢爲之且不

能倉卒苟簡而效也今之爲吏者不三歲而代業已遲之雖其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爲設行之者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記其傳自非有大功德於民與夫凶殘之極爲人所傳誦者固宜泯然而無

百史上編
聞也。則次前政之名氏。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後之人觀姓名而不忘其政。其亦猶古侯國設史記事之遺意與。嗚呼。深矣。

百史上編卷之六十四

明旰郡鄧元錫纂

宋臣列傳

宋初諸武力佐命者。浚儀石守信。遼西王審琦。真定高懷德。太原羅彥環。厭次張令鐸。洛陽王彥昇。皆周宿衛。以翊戴進官。守信以平澤潞功。加同平章事。擊李重進。贊帝趨揚州。克其城。移鎮鄆。封衛國公。懷德以平太原功。封冀國公。餘假節鉞。大者進使相。而極無裂土者。後皆釋兵奉朝請。守信務聚斂。事佛。審琦重厚。有方畧。鎮壽春。歲租課量入爲出。未嘗有誅求。令鐸從軍三十年。

名摧堅陷敵。然未嘗妄殺。餘無稱焉。獨彥昇殘忍。西人犯漢法者。召僚屬宴。引所犯。斷其耳。大嚼之。佐酒。帝以其賊韓通。終身不授節鉞也。他平荆湘。以慕容彥釗。平蜀。以王全斌。平南漢。以潘美。可稱者。眇矣。唯曹潘二武惠。並使相。名上公。而曹公以達天德。全國庇民。稱三代之將。於近代無匹矣。

曹武惠彬。

字國華

真定靈壽人也。事周為閣門使。使吳越。

吳越有贈遺。固辭不獲。歸以獻。世宗喜曰。嚮使於他邦者。多求句。為敵國所輕。卿能然。國重矣。卒賜之。彬拜賜歸。舉以預宗戚。終不受。已從世宗下澶州。太祖時。典禁

旅。親用彬。公退未嘗一造請也。一日太祖從求典司酒。

彬曰。官酒也。不敢酤而飲之。太祖然其信。既即位。改左

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伐蜀為都監。所擊下安堵如故。

大帥全斌等暴於蜀。彬屢請旋師。不聽。蜀亂。彬與劉光

義破平之。還。諸將得罪。唯彬獨免。褒語具。帝紀中。伐太

原為都監。進簡較。太傅伐江南。為都部署。方訊蜀殺降

時。彬前請同罪。帝目之退。頓首請益堅。及是戒之曰。慎

毋復殺降。如異時。彬徐對曰。西川事。臣實執不可。其時

文案。臣不敢押。今具存。帝立命取覽。太息曰。卿曩堅請

與同罪。何也。曰。臣與全斌等同事。全斌等獲罪。臣獨全。

庸安之乎。故冀分責也。帝曰。卽如是。留此案何爲。對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故留之。令老母進呈。冀無坐帝大稱善。彬受命。成全國不殺功而還。具太祖紀中。師旋閣門。進牒。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不伐如此。方命彬總師時。帝謂之曰。勉之。克李煜還。以卿爲使相矣。出潘美。退豫爲賀。彬曰。未也。美問故。彬謝曰。是行使天威。遵廟謨。藉諸公同力。乃或幸成事。何功哉。當使相極品乎。美未以爲然。彬微笑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需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加賜焉。已竟拜樞密使。簡較太尉。

忠武軍節度太平興國中。酒坊使弭德超寵。覬代彬自鎮州。乘傳上。急變言彬乘機政久。得士心。頗聞陰與契丹通。語驟甚。帝不能無疑。出彬鎮天平。以王顯代使。德超以不得乘樞而望。詆顯曰。我言國大事。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君何功居我上。顯以聞。詔鞫問。德超具伏。所爲傾彬者。狀竄瓊州死。誣白。太宗大悔之。遇彬加厚。咸平初。復樞密使。咸平二年。疾。真宗趨駕臨問。問欲言。彬曰。太祖以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問後事。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皆任將。當能爲陛下捍邊。問孰優。對曰。璨不如瑋。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

武惠配享太祖廟廷。彬仁敬在密室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在朝廷未嘗言人過。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下吏有白事必冠而後見。歸私第常閉閣不妄通賓客。五鼓動即已入禁門待漏矣。居官奉入悉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吏罪當杖逾年乃杖之。或問其故。彬曰聞其人娶婦日耳。杖之舅姑必且以婦為不祥。疾之當不能自存。故緩之。然法固未嘗屈也。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敢以喜怒行之。所居堂壺壞子弟請修葺。彬曰方冬時百蟲方蟄不可發木石傷其生。克成

都獲婦女閉一室中。戒左右曰將進御必密衛之。事平訪親戚遣還無者禮嫁之。

于琛仁敬有父風在禁衛十年未嘗忤色詞亦以使相終

琮娶秦王女能謹畏自克而瑋最良時曹翰者有勇力能詩然性酷烈從下江南擊江州不下屠之畧金帛億萬卒未三十年子孫有流丐者衛率楊信瘖人也然善治軍以指顧勅士士畢攝用命太祖習水戰後池信居近玄武門聞謹聲以為宮有變也不及甲服皂紵袍疾走倉皇入伏
顧見慰勞之日吾教水戰耳非他也厚賜之甲號為暗將軍田重進不悅學而朴忠太宗在藩遺酒炙不受使者曰王賜也何不受重進曰我知有天子不知有王卒不受他邊帥
李漢超郭進之倫咸竭忠力具帝紀
 瑋字寶武惠王少子也。沈勇有智計。至道中李繼遷反

諸將數敗績。而朝廷棄靈武憂邊。問將於武惠。武惠曰瑋也可。召見以為諸司使而遣。武惠頓首曰瑋也少又

世蒙國恩。未有功。其敢濫官。夫官賞固以待有功也。乃以閤門祗候知渭州。時生十有九年矣。至渭。馭軍嚴善。用間。周知敵功。靜舉措如老將。武惠薨。請持喪。不許。從知鎮戎軍。軍治平土。便用騎。瑋以爲非中國利也。請自隴山以東。修古長城。塹而軍。嚴軍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能寒苦。戰輒先驅。而未嘗廩於官。乃下令角騎射給田。上勝者與田二頃。歲耕穫。州出兵護作。蠲其租。歲再獲。課市一馬。馬勝甲。然後官籍之。益五千頃。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築堡。使自營其地。爲方田環之。其部落將較於本軍。叙進以習。知羌地與情不他徙也。時繼遷震。國人多怨。瑋招來諸羌。俾內附。厚給撫。於土人無間。諸羌多舉屬。自歸。乃制羌百帳。而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諸羌懷服。開邊壕。深廣。率夾有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峭絕治之。而邊愈益嚴。虜入寇。瑋追擊敗之。驅所掠馬牛羊。輜重以還。軍吏曰。馬牛羊易得耳。徒糜軍。不若整衆而歸。卽虜還襲可戰也。瑋不答。行愈益緩。得地利。休軍。虜來馳襲。瑋使人謂之曰。遠來聽少憩。乃決戰。已破殲之。師還。軍吏請故曰。此在兵法。鄉所爲不棄馬牛羊者。利而誘之。聽小憩者。微疲極而

取之也。虜往復百里。少憩則足。愈痺。故克之。後虜掠西
羗。還瑋。狙擊于石門川。大破之。自是虜不敢復犯邊。咸
平六年。繼遷死。子德明求保塞。順附。瑋上言。繼遷擅山
河之險。以終身旅拒。使謀臣勇將。狼顧而憂邊。今國危
子弱。願假臣精兵數萬。出不意禽滅之。復河西爲郡縣。
此萬世一時也。失今不擊。後更強。終且爲國憂。而宋守
和戎爲國是不能用也。河西族延家妙等。請自拔來歸。
諸將猶豫不敢應。瑋卽自將入天都山。拔降者以來。德
明繇此遂弱。遷東上閭門使。涇原路都鈐轄。仍知渭州。
瑋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畱
其一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使出兵按圖行。遷英州團
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羗。唵厮囉。宗哥立。遵等始大獻方
物。求稱贊。瑋言。戎德無厭。求輒得有。易中國心。不可
許也。詔不許。猶以爲保順節度。瑋曰。是狙遵也。是必且
爲寇。吾謹備之。立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尸厮敦等爲
鄉導。瑋偵知之。以爲厮敦樸。可恩信結也。召至帳。厚撫
慰。解寶帶賜之。厮敦果大感。自請曰。父何欲。卽欲厮敦
頭。請斷以獻矣。瑋撫其背曰。吾何欲。欲得賞樣丹耳。聞
賞樣丹不時至汝帳。汝能爲我取其頭來乎。厮敦殊不
意愕然。榮不得辭。諾之。已果殺丹以獻。且獻南市地。南

市者秦渭阨塞也。瑋立往城之。已又城籠竿城。曰：此必爭地。異時秦渭有警，乃知之。表廝敦爲順州刺史，而二城後爲秦渭固。其筭勝如此。於是築弓門，治坊廂，建靜戎威遠等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羗廂兵，費不及於民。無何，唃廝囉與立遵連結，大入邊，聲言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瑋。瑋按兵不動，俟其至，逆戰三都谷，大破之，盡夷其族帳，而遣間殺立遵。自是唃廝囉勢感，休殫中不敢復出矣。天禧末，拜簽書密院事，與寇萊公準善。丁謂逐萊公，指爲黨，謫知萊州。即日行，以弱卒十餘人從，弓韞矢服不具也。謂敗，復觀察使，知新興軍，改彰武節度，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爲將，不如其父寬，而整粟過之。平居甚暇豫，及行師，出入神速，不可測。真宗慎邊，凡兵事，必手詔馳問，至十數往反。瑋籌對靡不當，機宜也。其頗從中格者，守初議不爲奪。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亡入夏者。瑋方對客奕，不應。軍吏數以請，怒叱之曰：遣之，問何也？夏聞以爲間，斬境上。瑋治邊嚴，天雄卒有犯盜者，處以常法。訝問之，瑋笑曰：臨陣對敵，以決機故嚴。平居治郡，寧當以邊法行乎？先是，羗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羗自相殺，從其俗。殺邊民，論如律。自是鬪殺衰止。行按邊，山東賈同者，客瑋所，卧外館，終宵聞

然明發邀與俱。同問兵集乎。曰集矣。同出。則見甲兵三千環列待。一不聞人馬聲。其整栗如此。寶元中。王駿爲樞密使。夏元昊反。帝召樞臣問邊備。不能對。皆見謂不憂邊。罷駿出知虢州。翰學士蘇公儀與駿善。出餞之。駿謂公儀曰。駿此行。前十年有言之者矣。公儀曰。日者乎。駿曰。非也。往駿以三司副慮囚河北曹南院。起謫官。爲定帥。適至。謂駿曰。願少留。欲有言。駿素慕其人。又聞有言。則殊喜。留明日。具饌召簡甚。食罷。屏左右曰。君觀骨滿面。異日不爲兵樞。卽邊帥矣。後十年。西方當有警。適其時也。君講邊備。蒐人材待之。駿曰。何謂也。曹曰。瑞在邠。趙德明嘗使人入中國市馬。以息微怒。欲殺之。有子方十餘歲。諫之曰。以戰馬資隣國。計已失。况以貨故殺吾人乎。將誰爲用。瑞聞私念之曰。此欲用邊人矣。欲識之。聞往來牙市。令誘至。後竟不復來。遣畫工圖其狀觀之。真英物也。是憂且在君。君必勉之。駿忽忘所言。今效矣。其先識如此。

王德用。鄭管城人。至道中。父超以邊將受詔。與五將軍期伐夏。未集。虜驟至。超持欲不擊。德用年十七。謂前鋒曰。必先之。虜知吾孤軍。軍前薄者敗矣。進奮擊敗之。旣而曰。可歸矣。歸師遇險。爭必亂。乃領兵先絕險而陳。下

令曰。亂行者斬。超乘按轡。一軍肅然。虜從後襲。見師整。不敢近而退。已遷邢洛磁相。巡簡邢洛盜。出入磁相間。歷年不能捕。德用以羶車載勇士。爲婦人裝。誘致之。賊前剽遂畢獲。天聖中。爲侍衛親步軍副都指揮使。有求太后內降爲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法也。敢挾內降于吾軍。則亦無用法爲矣。不可。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可。太后崩。勅有司坐甲。德用言。故事無爲太后器坐甲者。又不可。帝心是之。已閱太后閣。得所奏。竒之。以爲可大用。拜簽樞。尋知樞密院事。德用狀貌雄岸。面正黑。頸以下白。皙殊異也。中丞孔道輔論其貌類藝祖。得士心。不宜久典兵。罷武寧軍節度使。尋有言德用市馬府州者。降秩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惶懼。德用舉止自若。獨謝客而已。及道輔卒。德用未之知也。客以告曰。曩讐公者死矣。問爲誰。曰。孔中丞。德用愴然太息曰。孔公以其職言事。豈讐我者。惜也。朝廷失一直臣。已契丹介西師求地。詔德用爲三路都部署。填之。德用集三路士。日教閱。可用矣。契丹謀來覘。軍吏請索捕。德用曰。吾軍整而和。覘誠得實。是我不戰而屈人兵也。令厥明大閱。部署嚴整。趨風便疾。無一人亂行者。已饒鳴旆。卷肅然無聲。覘者歸。以告。以謂黑王相公起帥邊。軍整暇未易難。而和議

益決自元昊叛師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爲改作。德用笑曰：「何紛紛爲？兵法不如是也。兵但當使士畏法而愛將。怯者勇，勇者不驕。因敵可勝而勝之，如是而已。久之以使相判鄭州，封祁國公。改冀國公而老。皇祐初，以乾元節上壽。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復起耶？」帝聞之喜，復以爲樞使。問邊事，德用曰：「景德中，邊兵二十萬皆屯定武，不分扼要害，故虜得深入。又當時賜諸將陳圖人死法，緩急不相救，故敗。願分畫要害地，屯守使自爲戰，得應變出奇。從之。時德用入侍宴，老矣，命之駢曰：「臣備位舉止，爲天下共瞻。老不勝弓矢，敢謝。」

之乃手弓再拜，發命中，轡復位，固勉之。再發，又中。三勉之三發，三中。帝大喜，左右驩呼萬歲，賜襲衣金帛。君子以爲讓禮也。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

狄青

字漢臣

汾州西河人。少自隍從軍，自散直累功，至招

討副將，常戴銅面具，被髮出入，常冠軍。然持重，不徼小利。党項寇犯塞，時新募萬勝軍，不習戰，戰輒北。青知賊之易之也，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前。虜望見，疾馳之，則虎翼軍也。以盡賊虜，大入邊。青戒軍中盡捨弓弩，執短兵，密令聞鉦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却。聲止，乃大呼突之。纔遇敵，未接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

大笑以謂怯。易之。而軍忽前突。虜大北。蹂藉死。寧擊虜。追奔。虜雍闕不行。士卒爭欲前。慶之。青鳴鉦止軍。虜得去。行視之。則前阻深澗也。將佐悔不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相抵。安知其非謀耶。軍已勝。殘寇不足利。一墮其計。所損多矣。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蠻儂智高反。據邕州。稱天南國。連破橫貴藤梧等州。時中國承平久。不習兵。宣撫楊畋。余靖皆文儒。不知兵制。使孫沔初頗銳。行至潭而示。觀望不敢進。東南大震。時青以相藉薦為樞副。列兩府矣。自請於帝曰。臣起行伍。備位非死。綏終無以報國。願得羈賊首赴闕下。帝方憂邊。聞青言。乃大喜。許之用。相藉言不置。副不設監聽。便宜行。宴垂拱殿。親遣之。青既受命。有統袴子因貴近求從軍。青疾出延見曰。君欲從青行乎。此青之所求。何必請也。然智高至小寇。而上至遣青憂南方矣。從青士能擊賊有功。則朝廷有厚賞。青不敢蔽。若往不能擊賊。或敗。則軍法重。非青所得貸也。若親戚交游。苟欲從。皆青之所求。何必請乎。於是請從者駭愕。自却去。無敢復求從者。其所辟皆青素以為可用者也。既行。率日一舍。而止。至大都。輒休士為常。比至潭。乃明約束。申令。行止皆成列。雖荷鍤。靡糧。持守禦具者。皆止。齊肅如也。卒有

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以徇。於是軍數萬人行無聲。止郵驛。四面皆嚴警。雖野宿皆成營。柵門皆諸司使主之。求見者立通也。會制使靖言交趾數詣臣言請助師。宜聽朝議將許之。青爭之曰。假外夷兵除內寇。非所聞也。且以一智高躡兩廣。殆遍不能討。而假外夷兵。其無乃示中國弱耶。蠻夷貪得忘義。設啓亂。後何以靖之。宜毋聽。而檄靖毋妄通外夷。始青以諸將前輕敵覆軍。未至。敕諸將毋動。動者斬。廣南西鈐轄陳曙以步卒八千徼敵潰。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北青至。賓將佐官屬畢前謁青。召曙詰違合器師狀。并將較二十人。斬之。靖失色。起拜。

曰。曙失律。亦靖罪。敢請青起揖曰。舍人文臣軍旅。非責也。惟蘇緘守封疆而失師。青且以聞。於是諸將股栗。時智高既破廣南。聞師命。新還守邕矣。青以崑崙關。邕扼塞也。乃下令賓州賦五日糧。休士。適元宵。先夕張燈宴僚佐。元夕宴從軍官。又明夕驛士先夕樂作。與僚佐徹旦。次至丙夜。青忽起如內。久之不出。數使使勞制使。暫主席行酒。偶疾須藥飲。少選出矣。又數使遍勞坐客。曰。必盡歡。至曉。客未敢退。忽報者馳自外入。言夜三鼓。元帥已從銳士奪崑崙關。趣諸軍會食關外矣。初賊謀知青宴樂。不爲備。又是夜風雨。守益解。而青遂得關。

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比近邕。賊逆戰歸仁
舖。青登高丘以望師。賊銳卒執長鎗前。標牌擁之。羸者
後。乃部軍使張玉將步兵居前。賈達將左。孫節將右。而
匿蕃落騎兵於其後。誓衆曰。不待麾而舉者斬。戰既合。
前軍勢小却。孫節以搏賊死山下。孫沔等失色。賈達念
法先據高者勝。不待麾。疾趨山登之。賊至擁衆下。衝擊
斷蠻軍爲二。先鋒玉殊死戰。於是青手執白旗以麾左
右翼。大奮。蕃落騎兵出賊後。悉擊之。賊標牌軍遇騎馳
驟。不得施。而軍士於馬上縱鐵連枷奮擊。賊以大敗。追
奔五十里。智高夜縱火焚城遁。於是達請青以違令請
死。青下拊其背曰。違令而勝者權也。何罪。先是青聞賊
數以標牌勝。又乘高履險。我師不能坑。乃請蕃落騎以
從。或謂蕃落騎不能南水土。又南多土坂。騎無爲也。青
曰。不然。蕃部善射。能勞苦。上下山坂如平地。當瘴未發
時。疾用之。可以一勝。且標牌所當也。卒以勝。明日。青整
衆入邕州。鹵獲巨萬。悉以畀吏士。俘脅從。畢慰遣。而廣
南復平。按賊尸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楯其旁。衆謂
智高已死。當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
欺朝廷也。初。智高敗走。諸將請夜乘城搗之者。青持以
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於是議者藉藉罪

青不急擊。脫智高於死。然青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其功。

而計功最多。師還拜樞使。語具帝紀及麗相事中青起尺籍致兩

府。眾論紛然。以為前此未有也。及功成眾乃服。而深心

忌之。京師火禁嚴。每夜分救滅燭。青家夜禱祠。失關曰

廂吏。中夕有火光。邏者以為失火。走報開封尹。尹來救

則寂然。於是都下謹傳狄府。夜有光燭天。文士相與言

昔朱全忠居午溝。夜有光出屋。鄰里謂失火。爭往救。無

有也。今豈類此乎。會京師水。青避水相國寺。行止殿上

眾以謂叵測。頌上書傾之。乃以使相判陳州。踰年卒。贈

中書令。謚武襄。青事親孝。遭父喪。雖衽金革而衰經自

若戚黨。稱其哀。養母尤篤。征南日。慮母憂。戒家人云。使

江表而已。為人慎密。寡言笑。其計事必中。會而後發行。

師嚴紀律。與士卒同勞苦。既成功。推功將佐。未嘗專賞

蔽下。故士樂為死。始與孫沔破智高。計謀行師。一出青

不問也。及賊平。經制事一委沔。泊然如不與者。沔大歎

服。青嘗言古師還以訊馘告刈耳鼻而已。秦漢來始以

首功賜爵級。然開爭端。啓倖門。師有功則差次其勞。

全軍加賞。無功則以其罪差次受罰。使上下一心。青起

行伍。自奮實始為韓范。龐三公所知。及既貴。面涅猶存。

溫溫明日首造易謝其識度如此

自青起行伍致位其後有邢人郭達

治平中亦起士伍累簽樞初駐泊陝西安撫陳執中歎以爲今名將惟葛懷敏也達進曰懷敏必敗執中怒起去居數日懷敏敗執中驚問曰曩何自知懷敏之敗也達曰喜功徼倖徒勇無謀執中歎服之遷真定兵馬監鎮鄜延種諤受冤名山降取綏州夏入寇殺將朝論欲棄綏達曰虜旣殺王官又棄綏則見弱已甚持詔不下力爭之帝手詔褒焉自是有嚮用意矣夏請以砦門安邊二砦易綏田達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誠先交二砦者聽矣乃遣使持祥符中移二砦三十六堡圖往受地曰必以長除嶺爲界虜貽愕而止慶州之敗朝議罪鄜延將白玉達在樞府力申救而免已玉與虜戰大捷神宗謂達曰卿之力也達爲將至軍令偏裨人自言所能閱按之故人得自盡後招討安南戰富良江虜窮蹙歸命而我師涉瘴地卒積死與賊隔一水不得進坐無功屏廢者十年樞副青擊智高行至邕瘴作忽一夕其泉湧而濟人以其爲有幸有不幸云

論曰汴宋以仁厚立國卽混一初鷹揚霆擊之略無聞焉亦足明武事之不競矣方德明孺弱時誠聽曹武穆畫疾馳定之豈憂靈夏哉智高反南方令聽邊帥言致

交趾助師。於爲患何極。故貴謨也。卒之曹困於讒。而王狄亦爲諸正人所繩糾而絀。不亦難乎。其爲將乎。宜宋世之終不競也。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初以父任補殿直。從平嶺表。下金陵。功最。征太原。捕虜多。已中國有岐溝陳家谷之敗。契丹氣盛。詔李繼隆發鎮定兵。護威武餉。契丹耶律休哥者。帥精騎遮擊之。繼倫以北面都巡簡。領兵千餘出行邊。休哥若不見也者而過之。繼倫恐饜道爲休哥所奪也。乃激使其衆曰。寇蔑視我。縱之南。彼勝而反。則乘勢驅我北。卽不勝。亦且將釋憾於我。我豈有遺種哉。今彼

不我虞。我疾卷甲銜枚躡之。戰而勝。足樹功。卽不勝。亦不失爲忠義鬼。孰與泯然死。驅逐爲胡地鬼乎。衆咸憤請從。於是秣馬夜蓐食。令人持短兵躡虜後。潛發至唐州徐河。天向曙。休哥去大軍四五里而陳矣。令會食。且戰。繼隆列方陳于前以待戰。而繼倫忽從後。疾馳擊斬將。休哥殊不測。方食失箸。短兵疾前。中其臂。創甚。得善馬。亟跳身遁。虜大奔爲奪氣。相戒曰。毋輕戰。當謹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事聞。召見。勞賜。至道中。討李繼遷。投靈慶軍馬副都部署。病強起。受詔。卒。帝嗟勞。贈賻加等。秦翰真定獲鹿人。個儻有力。前後充鈐轄。禦虜深入。多殺獲。身被四十創。契丹入澶淵。不脫甲。

而卧七旬。李繼遷請和。翰規度要害。鑿巨塹爲防。工二十萬。成以數年。而費不煩民。卒贈。賻。遂加。等。翰爲將。好施。與士卒同其苦。故衆樂爲用。其沒也。禁旅有泣下者。詔學士楊億撰墓碑文。億以翰無蓄產。表辭所饋。誓不受。

种世衡。

字仲平。

洛陽人。少尚氣義。昆弟欲析貲。畢推與。以

仲父放蔭。補官判鳳州。州將王蒙正怙后嫺。干請不聽。誣以罪。流賓州。弟世材上一官。贖爲孟州司馬。久之。歷鄜州判官。西事起。上書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廢壘。故寬州地也。險可城。城之左可致河東粟。右可固延安。北可規夏。詔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戰且城。暴露者數月。乃得城。計以爲處險無泉。不可守。乃穴地百五十尺。

乃得石鑿石數重。乃得泉。泉溢。發命曰青澗城。可守矣。

遷內殿崇班。知城事。守之。建營田二千頃。教民田。歲收

糴其贏。用通商。或先貸錢本。使流轉息十倍。於是芻糧

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足。世衡念地邊戎。非習

民於射。不可令習射。卽女婦僧道畢射。民爭繇役輕重

不相得。命角射。射中者得優處。罪疑者。射中亦予之。

始銀爲射的。命中者得之。旣中者益多。的輕如初設。而漸厚小。難中矣。繇是青澗射爲西

邊最懷來屬。羗擇其豪飲之酒。遺以姬女。方宴客。有以

敵情來告者。立捐飲所。盞畢盡予之。繇是屬羗願爲死。

無定河距青澗一舍而近。其北虜所營也。數涉河爲患。

恒與熟羗犄角破走之。未嘗壹請大師也。慶曆中。范仲淹經略環慶。以爲青澗完可守。而屬羗與夏通。非世衡將不可。奏徙知環州。世衡至。羗有牛家族者。屈強未嘗出謁將。憚世衡威名。郊迎謁。世衡厚遇之。約厥明。至帳相勞也。夕雪深三尺。左右阻毋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羗。雖雪甚。何可失期會耶。冒雪往。牛家族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至者。公乃肯幸臨耶。率部落羅拜。屬羗爲中國用。自此始。而世衡教土人習弧矢。如青澗。繇是緣邊諸城。獨環州不增兵益糧。而軍振。遷環慶路都鈐轄。以仲淹令築細腰城。時病未疾。強起。將所部往。與築城。成卒。方元昊未臣時。野利剛浪唆實爲之謀。主世衡用死間。竟殺之。語具戎志中。予古上書。訟父功。下御史驗。以其事付史官。自是种氏世爲西邊將。其世孫曰師道。字叔葵從大儒張載學。議役法。忤蔡京意。入黨籍。起知懷德軍。忤大闡貫奉祠。久之。知渭州。乘席葦城。方賦工。而敵至。師道陳河許。陰遣偏將出橫嶺。聲言援兵至。敵駭顧。則別將已潛軍。軍其後。衷擊之。敵大敗。去。卒城而還。金南下。瀟貫驚失措。加京畿河北道制置使。召勤王時。師道方隱居南山豹林谷中。起募兵。得步騎七千人。以行。比至洛。聞幹離不已。頓師城下矣。或勸令駐師。

以觀變。師道曰：吾兵少，小遲回，卽形見，情露，此自盡之道也。今鼓行前，彼不測，我衆寡，都人知吾來，氣自倍，豈憂虜哉？且君父方急，何恐徐徐云乎？於是宣言，种少保將西兵百萬，今至矣。遂趨汴水南，徑敵營而前。金移砦，牟駝岡避之。而師道至都，時師道春秋高，又世將，有威名，天下呼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延入金卒受盟。本李綱及師道彈壓之力也。金師退，以時宰忌引疾罷奉祠。金果分道大入，陷太原，起師道安撫，度守不可復，亟疏請幸長安，不聽。召還，道病卒。建炎中，贈少保，諡忠憲。方靖康戒嚴時，師道弟師中入勤王，詔副制。置使姚古援三鎮，師中渡河，言今虜在澤州，臣欲繇邢相間道，出上黨，扼之，可以得志。格不用。太原圍急，詔繇井陘，與姚古掎角救之。復壽陽、榆次，軍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畱兵就畜牧。朝議以爲可擊，趣進師。師中持不擊，則責以逗撓。師中太息曰：逗撓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名乎？進戰死，贈少師。

論曰：西鄙用兵，諸將較宜力邊郵者，適不過度要害，營城堡，招屬羗，內附，益備邊而止。諸奇畧偉功，不概見也。乃張亢、劉滬，猶然以守便宜，違節度，瀆於困，語具邊事中。种世將著信，所謀畫，然且格於讒。嗚呼！才之難用，又

矣。

自盛宋世憚兵。守和戎為國是。積苟安以弱。而汴亡蔑矣。南度不數年。人激國讐。岳韓吳劉之倫。乃能起沒世不復之氣。扼百勝鷓張之虜。而武乃大競。紹興初。兀朮蹂明越。天子航海。韓困之江中。岳敗之廣德。邀敗之新城。其明年。金陷陝。吳敗之和尚原。敗之饒風關。四年。豫以金寇淮南。韓敗之大儀。又敗之廬州。十年。金倍盟南下。劉敗之順昌。岳敗之京西。又大敗之郟城。當是時。金欲棄汴徙而北。陰斬和。國憤幾攄也。亦足明兵之無常形矣。乃天子懦而不英。以甘說臨下。又闇而多忌。而逆

檜陰為虜間。入左腹。獲心制其命。關諸將口折其氣。而奪之兵。又芟夷斬艾之。以快虜忿。用便其身圖。豈不哀哉。諸具帝紀。餘非天下所以存亡。故紀不著。著之此。見南宋將有謨。而國不能任將。甚哉乎以再覆國。

岳鄂王飛。

字鵬舉

相州湯陰人。

父和節食濟饑貸財不責償隣侵其地者割與之。

韓蘄王世忠。

字良臣

延安人也。飛沈厚寡言。好讀左氏春

秋。生有神力。未冠。荼挽弓三百斤。開弩八石強矣。學射於周同。同死。歲時祭報之。應宣撫劉韜募禽劇賊冠軍。謁康王相州。補承信郎。磁守宗澤大愛之。受以陣圖。飛曰。陳而戰法也。運用之妙存乎心。澤大稱歎。以為古良

將也。康王卽位。疏請北還汴。渡河作士氣。坐越職奪官。請河北招撫使張所。求自效。所待以國士。借補武經郎。招撫司罷。歸東京爲留守司。統制宗守卒。杜充代。政亂。王善等亡去。復爲盜。以五十萬衆。薄汴南薰門。飛率所部八百人。前陷陣破之。充欲棄汴。爭之曰。今一舉足卽此地。非我有。異時復取之。非十萬衆不可矣。充竟棄汴。守建康。尋以建康叛降金。飛復建康。進官。官統制矣。世忠風骨偉岸。目如電。家食貧。嗜酒尚氣。不可狎。以應募。隸赤籍。勇冠軍。崇寧中。伐夏拔銀州。夏以重兵宿高平。擊破之。夏走間道。還復戰。騎將前致師。銳甚。問爲誰。曰

是監軍駙馬兀朮者也。躍馬前斬之。敵大崩。上功。爲童貫所扼。轉一資。方臘反。以偏將從王淵擊破之。臘據睦巖壑爲三窟。迹得所在。絕險。挺身入。禽臘。出功。冠軍。爲辛興宗所掠。賞不行。燕山師潰。從五十騎抵滹沱。逢虜。設奇敗之。積功轉武節大夫。初王淵見世忠勇。歎以爲萬人敵也。遺重金交驩。及金圍趙州。淵守趙。世忠亟走。趙與其難。以死士三百。雪夜搗金營。竟斬將完趙。康王如濟州。世忠勸進。王卽位。遷御營左軍統制。苗傅劉正彥反。從張浚討誅之。與張俊同力成反正。拜簡較少保。武成威德軍節度。時宋南。所在盜竝起。楊么據武陵。張

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曹成暴漢鄂湖湘十餘郡。多造符讖。惑中外。爲國禱祀。而范汝爲起閩。破建州。詔世忠及張俊招撫。俊請與統領楊沂中及飛俱。李成犯洪州。大書索戰。飛細書狀。無驕之已。謀知賊怠。與沂中出上流。絕生米渡。出賊後。擊之。賊大敗。追奔至筠州。賊背筠河而軍。飛沂中夜銜枚渡筠水。登西山。厥明。以選騎二百前搏戰。賊稍困。忽沂中自後山馳下。夾擊。大破之。賊駭走。飛知其烏合也。令傳呼不從賊者。坐坐不擊也。坐降者。八萬人。復筠州。淮復江州。於是羣盜畏懼。號俊曰張鐵山。本俊所以得此名者。飛沂中計而戰力也。盜張用來。微戰。飛射書。習之曰。吾與若同里閭。戰南薰門。鐵爐步者。我也。我在此。能戰則戰。不能戰降耳。用大駭曰。吾父乃在此乎。遂降。江西平。遷武右軍副統制。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而朝議主招。飛上言。盜力強則肆。力屈就招。是重常在盜也。請必勦勦而勝。招之易矣。報可。於是飛南至賀行勦。吏曰糧盡。飛曰軍荼陵需餉耳。故逸謀告之。曹成喜。自寬。飛夜蓐食。趣度嶺。未明抵太平。成大駭。走憑險自固。掩擊。大破之。自桂嶺至於北藏。諸阻隘盡拔。成以十萬衆走蓬頭嶺。守之。飛部八千人。鼓而登。破之。成奔連州。飛勅諸部將曰。賊散走。殄之則

脅從可憫。縱則復爲盜。今獨誅其酋而撫其衆。勿妄殺。累天子好生之心。荆湖平。投武平軍承宣使。移軍虔。隆祐太后奔虔。時苦虔盜驚震。還泣以告帝。密勅飛必屠虔。飛力爭數四。乃得請。虔人繪像祠祀之。遷神武後軍都統制。盜李成爲逆。豫使挾金破襄。唐鄧隨郢信陽與湖湘盜合爲難。飛上言六部中原要會。心腹之疾也。討當先帝以問相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遂授飛制置使。討之。復郢隨州。斬將成軍襄陽東。飛登壁上望師。曰。步兵利險阻。騎利平曠。成反之。必成禽矣。命王貴以長鎗步卒當其騎。命牛皐以騎兵蹙其步。盜騎卒在險不得展。應鎗斃其步卒。爲皐騎蹂躪盡之。成夜遁。復襄陽。進復唐鄧州。封武昌縣開國子。解廬州圍。進武昌郡侯。飛奏襄陽隨郢皆膏腴可田。請營田。請勅州縣輯流亡賑贍。皆報許。楊么者。夢澤中巨盜也。最桀黠。浮大舟湖中。爲大輪激水。行如飛。旁置橦竿。舟當之輒碎。衆數十萬。自頃招討。未有能得其要領者也。盜黨王佐聞飛來。懼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與敵者碎矣。首請降。飛表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慰之。佐誓死報。招賊驍將楊欽。以來亦表授官。遣入湖招諭。而潛以銳師進掩之。降其衆數萬。時都督浚在潭。得旨還防秋。飛詣潭。袖小圖。

謁浚。浚視之。則擒盜方畧也。浚曰。晝之善。然昨得命且行矣。需來歲議之。飛曰。賊腹心潰。可破也。都督第少留八日。必破賊。需來歲。幾事失矣。浚曰。何言之易也。飛曰。昔以王師攻水寇。故難。今以水寇攻水寇。易也。浚許。留飛。卽伐君山木爲巨筏。布諸港汊。而浮腐木亂葦於上。流蔽江下。遣吏士擇水淺處罵挑之。賊乘舟來。葦木梗塞。賊所爲舟輪者礙不行。麾擊之。賊奔港。又爲列大筏所拒。不得入。官軍乘筏。張芟革蔽矢石。舉巨木撞盜舟。舟盡壞。么浚水將牛臯疾入水擒斬之。盡降其餘衆。縱老弱歸田籍。少壯補軍。果八日而盜平。捷聞。浚太息曰。

岳侯神筭也。

初賊憑險阻不可攻。肆言曰。欲化我者。除足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先識。

詔兼

斬黃制置使。加簡較少保。進封公。先是建州盜作。宣撫使世忠以建居閩上游。賊沿流下。卽七郡皆魚肉。亟率步卒三萬。兼水陸進。直抵鳳凰山據之。晝夜攻。疾力破平之。汝爲白焚死。世忠令士卒宿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復家室。農給牛穀。商賈弛征。脅從者散遣。民感更生。祠祀之。世忠因奏廣西湖南羣盜多。乞乘勝進討。許之。時曹成衆宿郴邵間。世忠師猝至。營江濱者數十里。盜大驚。請降。得戰士八萬。移長沙。盜劉忠據白面山。衆數萬。營砦相望。世忠與對壘。日奕棋。張飲。壁不戰。而潛遣

人覘賊營軍號得之。一夕與別將聯騎穿賊營。候者誰
何之。隨聲以其號應。周覽出。設伏而還。厥明與諸將拔
營進。賊迎戰。戰方合。而所遣伏已馳入其中軍。奪望樓。
植旗蓋。傳呼雷動矣。賊回顧驚潰。中外夾擊。破斬之。湖
南平。授太尉。賜帶笏。蓋飛世忠各宣力平東南諸巨盜。
盜平而民始靖。詔世忠宣撫淮南東路。置司楚州。世忠
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勞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撫
流散。通商惠工。而山陽爲重鎮。飛以督浚薦屯襄陽。尋
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中原嚮應。會逆豫分道寇淮西。
詔飛東。飛時疾甚。得詔卽日行。帝聞以爲大將知尊朝
命而喜可知也。六年相浚督江淮師。命世忠自楚圍淮
陽。困之。金法城受圍。一日舉一烽。至是六烽皆舉。兀木
與劉猗以銳師至。張俊辟不前。世忠勒陣向敵。錦衣驄
馬立陣前。招之。或以自危諫。世忠曰。吾欲致敵也。敵馳
至。斬大酋二人。陷陳中。奮戈一躍自拔出。不遺一鏃。呼
延通與金將牙合寧革來搏戰。扼其吭禽之。詔班師復
歸楚。淮陽民從歸者以萬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三鎮
節度。而飛以論將忤督浚。見紂。飛入覲。自歸。爲帝言金
所以立劉豫者。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也。願假臣
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扼潼關。以號召五路。五路

效順。豫必棄汴走。豫走而後分兵濬滑。畧兩河。此中興之榮也。帝大喜。拊其背慰賞之。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已引入卧内。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然帝本選悞時。已入秦檜語甚深。浮以其言相然諾。而其言固疾。疾也。飛還鎮。疏言寢閣之命。願自堅。又疏建國本。安人心。金廢劉豫。飛及世忠交疏言廢置之會。請衆人心。須洞復中原。皆不報。金使來招諭江南。下列鎮議。世忠請決戰。兵勢最重處。請自當。請馳入回奏。不許。飛言：金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金歸河南地。各進官。金敗盟。破三京。飛部諸將救尤。蔡規河東。援淮。

西而自以軍長驅向中原。抵汴兀术戰大絀。欲棄汴。世忠敗之淮陽。遣將擊之。潭城擊之。千秋湖皆捷。檜力主和。趣班師。召入朝。宴勞。授世忠樞密使。飛副使。奪其兵。尋嘆言者論之。罷奉祠。飛竟獄死。而宋陵遲不復興。具

帝紀中世中乃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一驢。從二

奚童游西湖。以自放。平時將佐罕或見其面。後十餘年

卒。贈太師。孝宗時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高宗廟廷。復飛

官。改葬錄後。謚武穆。嘉定間飛孫珂以淮西十五御札

皆可考。爲顯天辨追封鄂王。謚忠武。飛有至性。母疾共

湯藥。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慕

飛願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爲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遂絕不復飲。或問天下何時當大平，飛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馭卒嚴有恩，征羣盜，所過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汎掃門宇，滌盆盎而後去。卒取民縷麻束芻，斬以徇，令露宿民開門延納，無入者，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過淇州，守供張郊餞之，師畢行不見至也。問斃卒帥安在，曰：適雜偏裨中，步行去矣。守太息而反。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妻時時問其家，勞賜之。死事者，哭而育其孤甚且以女妻其子。撫循有方，盛暑行瘴地，無一人疫死者。

有頒犒，均給秋毫，不自私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帝問卿豈有良馬乎？對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食，介而馳，初不甚疾，行百里始奮，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喘，不汗也。不幸相繼死，今所乘馬，日食不過數升，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而汗喘已，蓋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材也。臣安所得馬？飛諷帝用才，帝大稱善。張俊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盡矣。好賢禮士，談經史，雅歌投壺。

恂恂如書生。辭功賞，必歸功將士。張所死，感舊恩，鞠其子，奏官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世忠忠武，出天性，義以身殉國，中流矢，以強弩括取之，無怛容，十指僅全其四。刀箭瘢列膚體，如刻畫。嘗論槍誤國，言甚苦，涕下。或勸少自抑，毋取禍。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死，寧當於大祖殿下受精鐵棒乎？」及病，或問之，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位三公，今得保首領，膺下已泰，乃諸君猶哀之耶？」勅家人曰：「吾名忠，汝曹毋諱忠，諱忠是忘忠也。」平生得賜賚，悉分畀將士。與士同其苦，所賜田輸租於編戶等。治軍嚴，所過耕夫孺子，皆荷耒而觀。

器仗規畫皆精絕。

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凡用。彥直第進士，累工尚書，使金不屈，知隰州。

海寇靖，屢以言奪官，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彥古，戶尚書，彥質，兩浙轉運判。

李獻吉言鄂王

之死，千載銜之。然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不受，聞以外將軍不制之與？」曰：「惡，是何言也。不受命而制命，身固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還也。召之還，是奪之將也。奪之將，非將也。奪之將而不受命，非將而制命，是叛也。將以叛伐叛乎？何功之可成？故曰：武穆全人矣。得正而斃，嗚呼！是春秋之義也。」

吳玠

字晉卿

德順軍隴干人也。弟璘

唐

玠沈毅有志節。璘

沈深好讀書。玠未冠，以良家子隸尺籍，累功涇原副將。

璘從同功。建炎初。金入大慶關。玠璘據清溪嶺。逆戰大破之。玠權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璘宣贊舍人。金撒離喝長驅入關。玠逆擊之。彭原敗之。撒離喝大困。至懼而泣。宣撫浚欲以興元師下關。陝而亟師。潰于富平。蜀中大震。金乘勝規蜀。劉子羽疾走秦。集諸將扼興州。而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璘別屯原上。爲犄角。時朝問隔絕。人無固志。玠兄弟奮以孤力抗難。卒因兀木神坐。至剔其髯以遁。表玠鎮西軍節度。璘榮州防禦使。節制階文。知秦州。金以玠駐和尚原。不得逞。用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令游騎出熙河。綴璘。而撒離喝自商於徑。金

州。起梁洋。特劉子羽守饒風關。悉甚。玠夜疾馳赴之。竟以全進。簡較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制置使。語具帝紀中。先是璘在和尚原。遠苦餉乏。玠度金人必復入營。仙人關。於其右築壘守。命曰殺金坪。已。兀木撒離喝率步騎十萬。自鐵山鑿崖開道。突而東。璘疾馳書抵玠。言殺金坪闊遠。前散漫。後阻隘。不可守。宜急修第二隘。爲阻固。示必死。而引輕騎自七方關。倍道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金悉力攻。諸將欲退保。璘拔刀畫地大呼曰。死則死此。退者斬。於是阻第二隘。以駐隊。矢迭射。疾力戰。敵不能奪。撒離喝乘高駐馬。熟視之。明日。悉力攻西北。

樓。樓傾仄。悉以帛爲繩。挽正之。以火攻出。洒糞撲滅之。而遣將持長刀大斧。乘樓左右擊。遣卒於四山。畢張燎鼓。譟賊之。金以爲伏。四起也。軍大動。玠鼓譟。急擊。射虜將韓常。中左目。幾獲。乃宵遁。又扼之河池。西大敗之。復秦鳳隴三州。是役也。金自元帥而下。皆摘孥與俱。謂必克而竟敗。於是金人知蜀卒不可得。據鳳翔。投甲士田。爲相持計。不復謀深入矣。玠進簡較少師。撫四川節制。階成等州。璘遷龍武都統。制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安撫使。知熙州。玠與敵對壘者十年。以餉遠勞苦也。汰冗員。節浮費。一專於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利。復業者數萬家。蜀以安和議。定授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節制使。使勞問至。而玠病卒矣。贈少師。謚武安。命玠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代鎮。時金許歸陝西地爲和。詔樓炤使陝。命諸帥分陝守。而廢仙人關。璘言於炤曰。金難信。我軍盡移守陝。卽蜀口。虛若敵。自南山徼我。而陝右軍直擣蜀。我不戰屈矣。今宜控蜀口要害爲屯。遲情見事定。漸進據可也。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旣而胡世將制置四川。權宣撫。璘謁之。請曰。金大軍屯河中。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蜀口。

而吾軍在陝。緩急不可集。璘家族不足恤。如國事何。世將本儒吏。不習兵。然明達謂諸將曰。本朝廷遣世將撫蜀者。襲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兵事一聽吳宣撫所爲。無何。金敗盟。撤離唱渡河。入鳳翔。璘在河西。疾力戰。破之。河池而蜀全。語具帝紀中。璘恒言虜有四長。中國不能難。騎兵也。堅忍也。重甲若弓矢也。又令酷能令下。少虜勝。不遽追。敗不致亂。故勝也。今當集蕃漢所長。以分隊制其騎兵。以蕃休迭戰。制其強忍。以勁弓強弩。洞重甲於數百步外。而制其弓矢。乃立疊陣法。下之法。陳列拒馬。其外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俟張。次神臂弓。約賊至百步。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敵直犯拒馬。甲卒鎗手依拒馬。枕鎗叢刺之。次陣亦如之。凡陳各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戰苦乃更代。每更代。鼓爲之節。始布陳。騎兩翼。激前陳成。而騎退。蓋以步卒爲陳心。以選鋒爲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而布拒馬於兩助間。與之爲無

窮使不得暇休。謂之疊陳。諸將始籍籍議以爲非便。璘曰。此古來土伍令也。諸君不識耳。士心定。則能持滿。士有護。則能力得。車戰餘意無出此。會金將胡蓋習不祝。合軍胡家灣。前

臨嶺。後控臘家城。以自固。璘問計。將姚仲曰。戰山上者。勝。璘曰。善。使約戰。夜半。卽遣仲及王彥銜枚走坡嶺。約登而火舉。二將旣登嶺。四寂無人聲。軍畢上。萬炬齊發。敵大駭。出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而輕裘駐馬。亟麾之。金大敗。降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就攻之。城垂破。會驛書。詔班師而退。明年。割和尚原界金。和議成。幕客擬賀表。進。璘愀然曰。休兵息民。誠天下大慶。然璘等不能宣國威。破虜心。甚愧之。何謂賀乎。待罪。彌謝可也。十二

年入覲。簡較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如敵至不懈。亮叛盟南。拜四川宣撫使。寇至。璘方病。力疾上。仙人關填之。敗之。黃牛堡。復秦隴。洮三州。兼陝西河東招討使。拔大散關。分兵復和尚原。金走寶鷄。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韋惠逢取熙河。仲舍鞏。攻德順。金悉兵赴之。璘自將督師。先壁險。且治夾河戰地。接諸營。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當敵。敵鳴鼓。空壁出突我軍。軍得治地。無不一當百。比日暮。璘忽傳呼。斬戰不力者。將人益奮。轉戰。敵大敗。會大風雪。自拔去。遂復德順軍。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首。迎拜者不

絕。孝宗卽位。賜手札。委招討陝西。而史浩建棄三路之議。詔班師。璘得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不受。今大功垂成。何退乎。璘仰天太息。泣下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卽位。璘握大兵於遠。旣得詔。何敢違。違詔何所逃罪。遂班師。金人乘之。所復十三州三軍皆陷。宣撫虞允文入覲。言之。帝太息。以爲史浩誤朕也。會與四川安撫制置使沈介議不協。爲言者所誣。求入覲。召對便殿。入朝。德壽宮。兩宮問勞之。使相屬也。拜大傅。封新安郡王。還鎮。宴餞甚寵。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漑田數千畝。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玠進涪王。玠嚴重務遠畧。不求小

利。御下嚴有恩。爲大使。秉節常負手間步出軍門。與士卒立語。故軍民抑壹無告者。皆立達。蜀人懷親。沒祠祀焉。璘慷慨喜大節。闊畧苛細。兄弟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重。玠選將以勞能爲高下。不以親故請託。璘選將以功。不以能。或問之。璘曰。兵事非試嘗難知。儻以小才進之。人萌僥倖。宿將之心怠矣。皆好學。玠讀史錄古名將可師者。置左右。積久。牆牖皆格言。故並成其功名。璘子挺。以門功嗣守蜀。禮賢下士。拊將士有恩。而失律不少貸。孝宗甚禮厚之。挺子曦。乃竟叛以誅。三世爲將。雖世賢。亦道家所忌哉。

楊存中。初名沂。中。崞縣人。高宗在磁時。從數騎出擊賊。殺百十人。王乘高望存中。介冑盡赤也。意重創。悉召問曰。臣無傷。獨擊傷者多耳。王拊其背。酌大斗曰。勞此血。漢引滿訖。復前戰。大破之。遷閣門祗候。復嘉興。先登苗劉之變。自兵門從帥。俊赴難。遷御前右軍統領。從擊羣盜。功多。觀察宣州。逆豫遣子猗等分道入。存中從帥世忠。與猗遇藕塘。賊乘高陳。矢雨下。存中使別將前後擊。而自以精騎衝其中堅。賊大敗。猗跳身遁。見謀主李愷。以首觸其胷。大呼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拔此石遁。進殿前。都虞侯授節。然自是存中頗負功。憚戰不復卓厲。如異時。頗招權寵。贖貨矣。孝宗以其爲宿將也。呼郡王。不名。父宗閔。王父震。及母皆死。難不列。存中請于朝。具賜諡。賜廟祠。

王德通。遠軍人。靖康初。隸熙帥姚古軍。金陷隆德。德馳入府治。斬殺十百人。執僞守姚大師。以來。欽宗召問。姚何爲。見擒。對曰。臣在府治。唯獨見一夜。父來。以失措。見擒於此。是王夜父之名。震北邊矣。建炎初。以統制擊山東羣盜冠軍。及秀州盜。仰青戰。崇明沙盜。用火牛。前德笑曰。是可一再。命舉軍持滿。待牛尾。藝萬矢。齊發。謹

呼逐之。牛奔北。反攻盜賊焉。遷同州觀察。拔宿亳州。遷興寧承宣使。封隴西郡侯。金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于江。德請曰。虜數千里來。餉不繼。及未濟。擊之。可破也。後不可。固請而行。夜渡采石。振和州。晨迎。後入擊兀朮。昭關走之。敗韓常。舍山廬州。陷兀朮軍。拓臯。劉錡遣人會張俊。楊存中。合擊之。後後存中欲俟之。德曰。當機何待。卽上馬先存中。繼之。望虜陳曰。右陣堅。請先麾軍渡河。前斬將。虜大敗。進清遠節使。卒。贈簡較少保。

魏勝。淮南宿遷人。多智。善騎射。金陷宿遷。欲自拔南歸。因徙山陽。亮渝盟。有詔募諸路忠勇。令自效。勝踴躍奮曰。此吾立功時也。聚年少三百人。北渡淮。取連水軍。布德意。不殺。攻海州。衆驚傳。以爲宋水陸兵大至也。而勝於外。張旗幟。舉火爲疑兵。進迫城。遣人諭告金。北狄肯盟誓。國家寬大。又中華正統。招諭之。因復州。權州事。徇

府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下之。乃蠲租。釋罪囚。發倉庫犒士。分忠義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遠近響應。旬日間。得勝兵數萬。郵置上其事。時守帥以金未發。難恐起釁。勝事虛實不可知。莫以聞也。金來攻。設覆道。擊之。斬馘多。軍益振。山東景附沂州民。亡虜壁蒼山者數十萬。被圍。求濟師。勝救之。合戰。金伏發師却。入陞勝。單騎以大刀斃金望。知其爲將也。亟圍之。勝馳突擊。身被十餘創。潰圍出。馬踏步而入。金悉攻砦。絕汲道。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其血。禱而雨。金環山爲營。示必攻。勝策其必且乘不備。攻海州也。則跳身還城守。金果至。戰

疾力敗之。又七日金遁亮渡淮。慮海州睨其後也。分兵攻之。營城北砂港。勝登門張樂飲。且醪士。令固壁勿出。度金力困。突遣士憑險出擊之。金却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營。勝已前據堰扼之。不得進。時勝起義之日久。朝廷未之知也。沿淮制置使李寶遣子公佐繇海道覘敵。具知之。始以聞。授閤門祗候。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時金攻海久不下。陽退。黎明乘大霧。卒薄城。四攻之。勝厲士卒力捍禦。又不下。乃退。爲長垣屬之城。竟亮死。乃解。方勝起義時。無給餉。州之蓄儲。獨經畫貿易權。勸糴以佐軍。而築城浚隍。塞關隘。日力也。以竟全亮。虎

金遁勝益得以其間治軍。與歸正人同卧起飲食。第功能上督府。請假官。人咸感激歸附。日衆。遷御前前軍統制。明年金以衆二十萬來攻。環城圍者數重。勝偃旗。什鼓寂若也。虜驚疑。數日不敢近。已乃植雲梯。發砲石百道攻之。旣迫城。忽鼓鳴旗立。矢驟發。繼出火牛。揚金液禦之。虜不能近而退。久之。以議和。撤海州戍。命知楚州。金度其守懈也。以舟載器甲餼糧。自清河入。勝欲乘未至擊之。安撫使劉寶格不許。金軼境。率諸軍拒諸淮。力不敵。告急。救不至。勝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寶

制官籍貫竄瓊州

勝有武力多心計善用大刀能左右射虜望見勝旗輒退走勝為旗十

數畢揭其姓名付諸將遇鏖戰輒舉之敵屢奔北嘗以意創戰車數百兩弩砲車數十兩戰車列獸面木牌及大鎗其上下垂簾幕軟牌號如意車車二人惟轂行載輪重止為營連絡如城壘列陣則如意車在外樹之旗以蔽軍弩車當陳門砲車中權弩車上寘床子弩一矢射數人發可數百步砲車施砲砲發亦可二百步敵陳相距則弩砲發近陳門步士出突擊陳合出騎兵兩翼掩擊之捷則拔陳追襲小退則入陳間稍憇同刊便出擊故士卒不疲進退兩利上其製于朝詔諸軍遵其式製焉

李顯忠者綏德軍青澗人也名世輔世為蘇尾九族廵

簡父永奇陷金心不安為金有子生而立於蓐異之則

世輔也少長泣謂之曰我世宋臣義不為虜用爾必自

歸無後矣兀术獵淮上愛世輔勇親使之與立馬圍場

聞世輔遣所部往深去淮水可涉處欲執之而南會馬

傷而止以承宣使知同州至廊省其父父命之曰行矣

同州入南山渡洛渭至近可執金酋徑商號而來此萬

世一時也我束裝待若矣第得報即舉延安自歸世輔

至同州即遣問使報狀而以計執金帥撒里喝出赴洛

失舟不得渡追騎迫則釋撒里喝去而長驅至廊城急

遣人告永奇挈家出至馬超口覆千虜世輔亡奔夏請

師報虜讐晝夜哭不絕聲夏人為隕涕興師至延安則

金以廊延歸宋為和矣世輔得赦書大哭袞皆哭百姓

從哭奪夏人馬四萬詣宣撫玠自歸至行在高宗撫勞

再三除承宣使。賜名顯忠。又賜田鎮江。兀朮犯河南。以爲招撫使。兀朮曰。世輔勇。又始歸宋。未立功。不可掌也。謹避之。遂逡遁。還加保信軍節使。上恢復策。忤秦檜。降官奉祠。亮渝盟。代王權將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復淮。西州郡。至橫山。戰疾力。破敵。授淮南制置京畿等處。招討使。簡較太尉。亮死。金內亂。顯忠熟關陝山川形勢。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繇汴通關陝。關陝通則鄜延一路熟。臣威名當響應。臣起舊部。曲將之。可得勝兵數萬。取河東。會張浚開督府出師。尼不遣。遣顯忠自濠梁渡淮北。伐金。又遣邵宏淵副之。敗金陵。清復靈壁。布德意。不殺。

歸附。踵至。時宏淵圍虹縣。久未下。顯忠遣靈壁卒諭降之。宏淵耻功不自己。而所部將犯法。顯忠收斬之。大慙。忿薄宿州。敗金師。顯忠欲乘勝攻之。宏淵不可。顯忠帥麾下先登。城中人巷戰。斬首虜數千。俘八千。遂復宿州。宏淵請發倉庫犒士。時不可。士頗缺。望會金帥。字撒者。率步騎十萬來爭城。敗走之。明日敵復進。顯忠約宏淵復戰。宏淵按兵不動。搖首曰。今此盛夏。疾揮扇。暑猶不可。能奈何。烈日中驅士卒被甲強戰乎。遂引退。獨顯忠收其軍入城。金來攻。斬首虜數千。積屍與羊馬城等。顯忠曰。使諸軍與犄角者。敵盡矣。虜退。度不可孤立。亦引。

還至符離亦潰。軍資器械殆盡。所復城壁皆陷。復爲金
賁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事白。復太尉。圖形顯
謨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畢再遇充州人。開禧北伐。從招撫使郭倪期攻泗州。泗
東西兩城。再遇陳戈。旗舟楫。爲攻西城狀。而自將敢死
士。以間趨東城。先登。授之。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
鼓。疾麾諭之曰。若等故中原遺民也。爲虜守。何爲西城
亦下。帥倪喜。出御寶刺。史牌授之。再遇辭曰。國家河南
八十有一州。今下兩城。卽得刺史牌。後何以繼之。且招
撫得朝廷牙牌。凡幾。而何可輕也。辭不受。除環衛官。狗
徐州。別將狗宿州。而潰。再遇曰。勝負何常。吾受命取徐
州。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也。麾兵進。而倪以宿師
潰。趣班師。再遇曰。宿師潰。賊以銳師躡吾後。吾自殿。追
師至。見其旗呼曰。畢將軍也。懼而遁。逐北者三十里。留
靈壁度諸軍行遠。乃火靈壁。而還。諸將問夜不火。今日
火何也。再遇曰。夜火則見虛實。晝火則見煙埃。令彼莫
測也。汝安知兵。易進而難退。卽授武功大夫。除鎮江副

統制。金圍楚。再遇曰。敵衆十倍。我難以力勝。獨可誘
運而破也。燔之。曰。楚城堅。兵多。未易攻。又敵乏糧。無慮
矣。淮西獨六合最急。則引兵走六合。潛入城。偃旗鼓。伏
弩城上待之。敵至。迫濠。弩發。幟舉。師突擊。金人駭遁。旣
而。他將合兵來攻營帳。彌三十里。再遇臨門作樂。示整
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陽引退。再遇料其
旦復來。自引兵伏城東野新橋。出敵背。伺其至。獲之。金
遂遁。追奔至滁。大破之。除驍衛大將軍。撫淮東。知揚州
楊有敢死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有恬勇
力。桀驁者戮之。諸將懾服。用以取勝。卒。贈太師。謚忠毅。
再遇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白。見邊事起。諸
將望風奔。惟再遇比有功。金常以櫃豬水戰。數勝。再
遇欲決之。乃夜縛藁人。數千。衣甲冑。樹旂槍。嚴列成行。
昧爽。鳴鼓。金人起。驚視。急決水。啓櫃。水竭。而林立不動。
乃知非兵也。甚沮。已。帥忽驟至。急擊之。金大敗。又嘗引
金人與戰。彷彿前却者。數四。疲之。日已莫。則以香料煮
豆。莢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金逐北。馬饑。聞豆。香皆
就食。鞭不前。反攻。大破之。又嘗與金人對壘。度不敵。一
夕拔營去。留旂幟於營。縛生羊十數。置前。二足於鼓上。
日夕鼓有聲。金與相持者數日。乃後覺。則再遇去久矣。

益多智如此。再遇造輕甲，長不過肘，披不過肘，斃亦殺重，爲輕易。馬甲以皮，車牌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人可推擊，務於捷疾。時有扈再興者，淮人也，有膂力，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陷陳，而張威者，或州人，戰畢，兩眼俱赤，號張鵠眼，戰不操它兵，獨操白木楛，圓而不及長，可六尺餘，應手輒斃，自蜀徙屯荆鄂，地平曠，太息曰：此騎兵之地也。敵鐵騎來衝，吾技窮矣。蜀中法不可用，於此，乃以意創陳，名撒星陣，令聞鼓聚，聞金散，敵騎至，則鳴金，軍分爲數十旂，敵分兵，又鼓而聚之，倏忽分合，如風雨，效變於不窮，敵貽愕莫測，乃後縱擊之，以取勝。御軍歲有律，與百姓避道，置物賈倍於市，軍行無聲焉。

孟琪

字璞

絳人也。王父林，從岳將軍飛軍棗陽，因家焉。

父宗政，權知棗陽軍。金攻圍急，血戰爲守禦，敗之。進復湖陽，威振境外。好賢樂善，出天性。賞罰明信，稱良將。嘉

定中，金犯襄陽，琪從父救襄陽，望見敵陳，中素袍白馬。

者父也。悉陷陣入，拔以歸。料敵必且窺樊城，請繇趙渡。

潛濟河，伏而待。翼日，金果至半渡，伏發大礮之，金戈騎

攻棗陽，琪度其內虛也。從間道走其軍，破砦十有八，盡

俘其資歸。金以宵遁，累功承信郎。丁父憂，制置司起用

之。辭訖葬，越就職。又辭，而父故所招唐鄧蔡壯士二萬

人，號忠順軍，將不能制，則以琪補京西兵馬鈐轄，統之。

琪分其軍爲三，撫輯之而定。荆平堰于棗陽，自城屬千

軍，凡十有八里。繇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

漕，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餘頃，立十莊，三轄，建軍民八

屯，邊儲以豐。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時給芻粟佐之。

馬益蕃息。時金旣失河朔。僞行省武仙與唐守武天錫。鄧守移刺瑗謀迎金主入蜀。琪欲扼其萌折之也。擊天錫壘。一鼓而拔。斬之。武仙走。瑗奪氣請降。得縣五。鎮二十。順陽中州相繼下。琪因其土課之耕。因其民立之長。籍少壯爲軍。揀其才能者。分地任之守。軍大振。時武仙所據者九砦。其大砦曰石穴巖。固甚。琪問降將。其得其要領。以爲二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而破三砦。必先離金。潛遣兵突離金入之。金怙險。殊不意宋師得至也。掩殺幾盡。已連破馬磴。少窩諸砦。武仙困。琪策其必走。帖山頂以窺軍。伏而待。仙至。伏發。大困。幾岫。乃欲走保商州。而軍中老稚咸嗟怨。不顧行。時積雨未霽。夜漏下六刻。琪召諸將受方畧曰。此雪夜。擒元濟時也。師冒雨登石穴。分兵攻九砦。一時俱破。仙易服。跳身遁。降其衆七萬人。轉修武郎。當是時。金棄汴。不復都。南走蔡矣。元師約攻蔡。制閩史嵩之命。琪以鄂江陵副都統護諸將赴之。元將侂蓋遣其酋三人來迓。琪與射獵。割鮮飲。爲歡。詣侂蓋。侂蓋大悅之。與結約。爲兄弟。酌馬湏飲。約南北軍無相犯。止堰水。布虎落爲衛。進圍蔡。金兵自東門出戰。琪遮其歸路。賊之河。得蔡降卒。言知城中饑窘。敕嚴守。防奔突。柴潭樓者。蔡所築附城巖地。蓄水爲阻。固

者也。外俯汝河。潭深洞相傳。下有龍。不敢近。琪行視。召將士飲。諭之曰。柴潭高於河五六丈。非天造地設。可決也。第上多伏弩。弩射遠不射近。誠直前決潭注之河。涸可立待也。衆以爲隄堅未易鑿。琪曰。隄獨其首尾堅耳。鑿兩翼。亦何能爲堅。衆奮用命。而潭決。以薪葦濟師。逼土門。端平元年元日。墨氣壓蔡城。日無光。蓋是時城中絕糧者三月矣。老弱互食。於是鼓萬衆。競登拔之。開西門。招元帥入。金主守緒自經死。而金亡。金末世讐。而南亡於蔡。雖天道好還。亦琪以機宜制勝有道也。已還軍。分所招中原精銳萬五千人。屯襄樊。唐鄧間爲防。授武功郎。爲建康都統。闔帥高之。奏留之。召赴闕宴。勞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待事會。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帝悅。賜勞甚寵。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知黃州。增陴浚隍。蒐軍實。邊民來附者日至。則爲室廬三萬間居之。至者如歸。因高阜爲齊安鎮。以居軍。命節制蘄黃光信四郡軍馬。三京師覆。元攻襄陽郢。荆門守將委郡去。則又命琪將沿江淮衛卒。援襄陽。時元兵勢甚盛。琪變旗幟。易服色。令循環往來。以疑敵。夜列炬照江干者數十里。破砦二十四。元破舒。入淮陽。降光州。合兵攻黃州。急。琪聞馳赴之。軍民間琪。

至。競喜躍曰。吾父來矣。琪止城樓上。不入府寺。晝戰守之。畧斬逗逼者四十人。擊虜破走之。於是察傷痍。撫孤寡。勞民所疾苦。帝賜金。舉以勞將士。不私。士咸激勸。累。樞密都承旨。京西湖北安撫制置使。知鄂州。詔行收荆襄。琪謂必得郢。然後餽饌通。得荆門。然後奇兵可出也。後郢荆門軍。明年盡復諸州郡。復襄陽。上疏言。襄樊爲東南根本。今百戰而復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卒十萬不可矣。與濟師於敵來之日。曷若宿兵豫防。爲不爭之爭乎。以襄郢歸順人。置資鋒軍。謀報元大舉臨江。琪策虜道施黔。以規蜀。發湖。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

歸州。命弟瑛駐松滋。爲夔援。元大將窺施夔於襄樊。隨信陽招軍積材。隨鄧順陽以造船。琪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而潛遣兵燒所積船材。破壞之。以寧武軍節度撫四川。知夔州。進漢東郡侯。琪行視蜀漢。喟然太息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興屯田。築隄堰。募農給牛種。首秭歸。尾漢口。列屯者二十。爲莊者百七十。爲田十八萬八千頃。畫屯田方畧。及所減餉餼之數以上。於是立賞罰。課殿最。督諸司奉行。元兵入三川。琪下令主兵官不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

糧請還司。珙曰：棄城也。斬以徇。宣撫使余玠撫重慶。道過夔。玠念重慶積粟少，以屯田米十萬石餉之。遣晉德帥爲聲援。玠甚德之。進簡較少保，封漢東郡公。兼知江陵。玠太息曰：政府未之思耳。敵若以兵綴我，而下流交急，則奈何？玠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與捍患？是兩失之也。行視江陵，上書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靖爲惡，今三戩矣。卽粒米寸兵無從出。此荆湖之憂一。江防上自梯歸，下至壽昌，連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灘，積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當防，防之卽備多而力分。况尺籍虛，又無爲方乎？此荆湖之憂二。陸抗

有言：荆州國西藩，有不虞非一郡憂，當傾國爭之。今是已，朝不能用，後果以襄樊穴而國亡。初，玠登江陵城，太息曰：江陵所恃者三海耳。自城東古嶺，以至三汊，平行無隔，敵鳴鞭卽至，防可後乎？乃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犄角之。沮漳水舊自城西入江，障而東，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通爲一。隨高下爲櫃，以蓄泄。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於是江陵三百里間，渺然巨浸矣。念襄蜀蕩折，人士無所歸，聚蜀士於公安，聚襄士於郢渚。作公安、南陽二書院處之。以沒入田廬贖焉。時相以玠握重兵居上流，又功高難制，以術爲猜防。有詔調荆

湖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以遠不相及爭。不聽。繼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琪曰。黃州與壽昌三江口。直一水隔耳。誠須兵。可旦發。暮至。何豫遣為乎。豫遣增國費。徒糜軍。不聽。已復調兵五千赴廣西。移書力爭。又不聽。既招鎮北軍駐襄陽。虜行省范用吉密通款。以所受告為質。琪白于朝。請許之。又不聽。拊膺太息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殊效。今志不伸矣。病乞休。授簡較少師。致仕卒。是歲秋九月朔。隕星于江陵。卒之夕。大風發屋拔木。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琪忠愛。白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聽自效。獨徐斤語折衷之。謁客遊士。

老較退卒。一恩意接撫。至廿六。旗鼓臨吏士。申令凜然。不可犯也。退焚香掃地。隱坐。若肅然事外者。遠聲色。

絕滋味。好學易。易六十四卦。卦各繫四語為贊。命曰警心贊云。上南宋將謨名將。

論曰。宋南渡諸將。岳韓上矣。次者吳隴于兄弟。功著於全蜀。劉信叔抗虜順昌。大敵挫焉。斯謂國之衛哉。然皆困不得展。魏宿遷不藉寸尺土。自奮李青澗傾家族效忠。孟忠襄復累世之讐。蜀急奉蜀。襄恐奉襄。功半于域中。猶摯曳困之。嗚呼。張魏公非妨賢相也。岳武穆一言忤意。軍置監。李青澗遠畧不用。用邵宏淵參之也。况秦

湯韓史之倫乎。故將非難用。將者難悲。夫悲夫。夫將何能自爲用也。

面史上編卷之六十四

面史上編

四十四

